



上韓大宗伯慕廬先生書

昔卞和懷玉楚子怒其石而誑之也而刖其趾今有人貌似乎石而自題為玉也獻之工人百而無一題其為玉者未刖其趾幸已猶自信為玉乃獻於國工十日不聞命或者戲之謂其趾危甚或者憐之謂曷不及璞以歸其人愀然曰閭里得夫笑我懷玉出門而抱石以歸也可柰何和之有生四十年矣為古文十年然閭里以為非古文以古文遊京師五年而京師亦以為非古文且家世寒微更無親故

列宦途以故雖有生四十年如獨客行夜孰辨其  
懷玉懷石為盜為君子孰憐其迷罔頓踵孰指其  
趣向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說者曰明入地中晦其明也飛而垂翼見傷之甚  
也三日不食所如不合也若和亦可謂所如不合見  
傷甚矣於是困而能慮始疑向所為古文非古文  
不啻乎貌視乎石而為玉也猶以未見國工為疑故  
於是月二日獻文十四首今十日矣未聞命得無  
果石耶或不得間未暇辨其玉與否耶如微一言

題品則和猶得理其毀瑕變易之以為歸計矣

上大家宰宋漫堂先生書

自古工書之士其中遇不遇者何可勝數要不係於其書之工拙與所業之文章當否而係於其人之時何如與在上者好之何如也側聞閣下開府東南時而東南學古之士其特出者莫不好而後識之且宋蘓子美之滄浪亭與文章湮沒於宇宙也久矣而閣下亦一好而新之夫以子美之文章猶為歐陽子所嘆息而愛慕者竊怪當時遂無一二好古在上位而有力者振拔之乃令子美放跡於五湖三江之渚買水石築亭榭而為山

入野客之所嗜好銷鑠其精英歲月於滄浪亭以  
死獨使一歐陽子感慨序論於千古之上又使一漫  
堂先生憑弔其亭臺表彰其遺文於千古之下且  
更使一宋和於今古上下之際不知感慨之愛慕之  
何以生也於此知古亦少真知好古之人而士多有  
不遇者豈獨今哉凡人之情名與位之所在則好之  
若名位不存及未著則不能好此狗人之耳目以為  
好非真能好古而好士者也若閣下之好子美豈以  
為其名位之猶存與其名已大著於衆人之耳目而  
乃新其亭臺表彰其文耶可謂獨出耳目之好以為  
天下好而非狗衆之好以為好者也於是東南遊覽  
之客莫不知姑蘇有滄浪亭而天下學古之士莫不  
知宋有蘇子美文章今和之文章雖不敢如子美特  
不知和之時何如而閣下好之何如能幸如滄浪亭  
而不湮沒於宇宙否也謹進文十首和歙州人宋姓  
布衣也名未著者也

與新定毛會彥先生書

宋和穎首新定先生前和知書識字時即知海內有毛  
新定先生及學為古文益知海內有新定先生古文也  
比來客京師十許年一日有貴邑汪軼羣者和好友也  
從文安來京師過敝齋見案頭有與胡濬武書讀至  
簡末有使在上位而非韓歐則和不當在弟子之列  
二語嘆曰世無韓歐固不足以知子然余從文安來  
知薊州來有一韓歐毛會彥先生子曷不一求知乎  
和因嘆曰是固穎所知也雖然文章之道固有今古

濶絕而相知者亦有生同時而不相知者然使世有真知則和又何必遠上濶絕於今古以求知無真知則和雖與之生同時又何異濶絕於今古也哉且李翱蕪載與歐韓所謂生同時而相知者也試使易蕪載而生於李翱之時而昌黎先生豈不知蕪載又使易李翱而生於蕪載之時而廬陵先生寧又不知李翱乎然則新定先生必知宋和可知也故有真知則雖人異世異其知之也必不異無真知則雖人同世同其知之也必有不同者矣

### 與胡澹武書

和與兄總角同學佩觿佩鞶即相知中年離別然未有南北離別十二載也迴思往事何異隔世年來知兄家於巖寺勤上書奉問他書雖不記憶曾有一書言及汪臺山與舍下廚房屋事亦不見後我一函及今夏晤書農令甥於寄園始知總未有一書到也於是兄生子且貌俊異此又何異聞隔世事耶和從前在都則客於寄園比年則客於館當在寄園時曾以文章干韓慕廬先生蒙一薦遊白下不謂遇而不遇

非遇而不遇也使非彼於文章無古人之知即和於文章無古人之工也於彼何尤於此何尤後竟困於白下乃以文數篇踵於王大宗伯吳廬先生之門而呼不謂即豁然相見賞識餽贐二十金於此知今人中亦有古人而文章未全無識者也然使識和者皆如王公韓公則豈蹉跎至今然使和挾一編而投公卿之門而皆如王公之應我則文章又可以奪時命矣而文章豈可奪時命哉和今四十有九矣身外唯有文與詩若干首幸年雖隣於半百而氣體猶若四十而壯者鬚固白十許莖

輒鏽去不使見對鏡對人猶足自豪也以兄十二年未見我故述此以如面然亦強顏之人矣比年又以文章干宋冢宰漫堂先生召見之際首問和年即以年對次問和見知於幾公卿即以自王公韓公沒今無一公卿見知對自是不召見而和亦不請見或哂和曰始也召見似以子能知文也繼而不見豈以子不知公卿耶然子之文既不足使諸公卿皆知又何足以使冢宰獨知今年春有同鄉程錫如者令於襄陽又謬以和知文且知詩欲請一遊峴首鹿門諸勝館穀八十金不以幕事

相處一任文章自娛此亦賞識之難得者但和年紀如此如博徒中大局全負之人而鷄將三號人將散矣非擲一孤注不可而需此八十金何為者兄得無以劉毅哂我乎哉今附來銀信一封望親致家叔更望一視其老態與善飯何如示我益憂其年之甚老將以為百年計也痛哉外奉來扇一柄但都中無佳扇而此君之詩字面頗為都中之佳者特其時命不佳故都中之無勢位者則以為佳有勢位者便不佳之也此君王姓名文潛字孔昭番禺人也其為人粗豪使酒近詢楚翁

老師於書農云猶不帶眼鏡能細書云兄則帶眼鏡而不知和今年亦帶眼鏡殊笑童子不如先生也望於師前叱和名問安然和自思今日能粗知理道粗能文皆由楚師之蒙引始甚矣始入之恩何可忘也若世之稱座主稱門生者皆從勢位起見何足道哉故和在長安從不自稱門生昔昌黎云使若世無孔子則愈不當在弟子之列而和亦云使若世在上位而非韓歐則和亦不當在門生之列也外具詩文一冊文則請政大老師字楚英詩則請政二老師字思白和屈指離

二師之門牆四十年矣而今忽以詩文進此又何異隔  
世事耶

上執政書

世非無其才然有才而何以不見曰無其時故行陣之  
才多見於世亂而文章之才多見於世治也然有其  
時而才何以不見曰無其遇蓋處草莽者不能自見  
知無因而至前者又不信且負異者多介然其不屑而  
有力者以不相下而擠之和新安人學為史漢唐宋文  
章而未成其家嘗以文章干人率不遇豈所謂無因  
而至前耶不然則其文猶不足以致鄉相之知也和之  
為文也始學乎柳之峻潔既而以峻潔者意易盡而後

學乎韓之渾噩則波瀾茫乎其意無窮矣而既無窮矣復恐其蕪也又以為非簡不能去其蕪非樸無以臻大雅故簡無可簡則論自精去雕反樸則真乃出故凡物真則雅而偽則俗孩提之童其意未有俗者也真也六經之文其最雅者也不偽也此和學為文之意也然而無其遇也昔者昌黎三上宰相書不遇蘇軾一上執政書即遇然唐之宰相則不知為誰而宋之執政則歐陽脩也

### 又上執政書

竊謂行己立身非昧也必先有標準焉而後求赴之如適萬里者其所以度隴下阪緣木末涉鹵澤陷泥蹈險牽藤糾葛以及荒烟絕塞之所經怪獸毒蟲之所恐凡皆以求其所至焉而止及求其所止而不能至則亦低徊憤絕棲息無所於是更枉其途或捷其徑盤曲跳踔必求赴其所至而和如是者亦有年矣和之所求無無分賴思得一大賢依歸處我於詩書之鄉出我乎飢寒之阨論訂今古之間剖露文章之奧以求

成乎一家之言而止然日赴之而不能至又不能改轍  
以從他塗而其間陷泥蹈險呼號憤絕者數矣勢必終  
不能振昔者歐陽氏為一行傳其傳李遼曰遼之節  
高矣至棄妻子而不顧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  
者歟和不禁自悼也

上相公書

昔昌黎三上宰相書更進文十九首而後世宰相莫不  
讀其書論其文皆知其詞之工豈當時宰相讀其書遂  
不論其文獨謂其詞之拙耶曰忽之也凡人之情人有欲  
於我則急心生我有欲於人則精思出昌黎三上宰相書  
昌黎有欲於宰相者也益欲宰相而官之也雖書讀不數  
行下而急心生矣曰此不遇韓愈乞官之書耳書如是文  
奚論焉而後世之宰相方思學昌黎三上宰相書是宰  
相且有欲於昌黎者也而昌黎且已為古人而何有欲於

我也雖百讀其書而愈精思出矣曰此真昌黎三上宰相書也書如是文必工焉和也今上書於閣下進文若干首而謬引昌黎之事以自見者亦恐以和為有欲而急而不卒讀也故以昌黎云也

與何杞瞻先生書

昨蒙辱臨不乘軒車踏青鞋自物外蕭然來者可謂縉紳之塵俗盡脫名賢之高雅獨標者乎近日士大夫酬應濫然通套往拜則主人不見客答拜則客不見主人此皆以曳裾者挾其通套之詩文而軒冕者亦唯有通套之眼目因思昌黎三上宰相書亦逢其通套之宰相也乎日昨稱謂之間和稱晚生亦通套也而先生則怫然而不受其怫然者誠然也誠然以同學視和但愧和之學不敢當居常聞人稱何先生胸中有萬卷

書眼中空天下士唯其士能空之始能士而有之唯其  
書能有之始能士而空之別後以足疾不能襪履未得  
一造尊齋今具拙稿一冊望一點竄之同學弟宋和  
頓首此於先生前稱同學之始也

與何杞瞻先生書

同寓宣武門外而兩月以來未得一詣衙齋以苦雨阻  
於泥淖乍晴畏手炎蒸真長安人海萬里也獨愛雨中  
亦最有佳境古硯塵清書堂綠潤使閉門而有菜可種  
絕俗而與世不孤架上有書厨中有粟何異雪阻山中  
冷淡世外乎及是則出門乞米辱於泥塗閉戶嘯歌哇  
鳴釜底亦可嘆也和生平無日不把書卷無月不作詩文  
至是皆廢唐人有句云窮到無詩亦可憐今驗之矣嘗論  
史公稱虞卿非窮愁烏能著書竊謂能著書則何窮愁

之有然則虞鄉之窮愁亦窮愁失位無相耳何陋也又  
謂子厚居柳州有愚丘可園有民土可食有山水可發文  
章有手眼可訂今古乃猶以放廢為苦亦陋也雖然和徒  
知陋乎古人而自陋衣食恐飢而不能文章處困而不安  
性命亦陋也或謂和於先生交淺不當言深和應之曰人  
面相知有淺深文章相知無今古焉鳳不遺羽族名賢不  
棄學者

與陳銀臺南麓先生書

昔昌黎上宰相書引詩曰菁<sub>不</sub>者義樂育才也其義  
正其辭工而當時宰相竟不省者以其徒有宰相之  
位而無宰相之器識也和謂閣下之詩有曰文武唯  
其器而唯其器即不器也故洪鈞<sub>不</sub>有其器而為萬物  
之器和在天地亦稱散才唯自植於文苑之林而枯  
槁不逢年名山無與卜豈終無器識者耶將有在於  
閣下也而昌黎復上宰相書有所謂蹈於窮飢之  
水火者而和也慨一屢於長安食數口於破硯內子

典鏡誰為容鄙人草表有寒色此猶貧之精且輕  
者也獨是一枝之栖不穩處堂危同燕雀房欠愆  
期半年催租到門日日故奉謁之詩又有曰夔州宋  
玉完成都相如肆實有慨於宇宙莫我容也其所  
奉謁之詩既成即求一綾幅與繭紙恭寫亦不得因  
嘆下筆不難五百字而難於謀寸縑和昔贈番禺王  
文潛有句曰神於用筆拙用世囊存一錢空文章亦  
足自嘲也或者曰凡此者貧之佳話也然與閣下言之  
即非佳話也况子與閣下相知無一月之雅何可言貧

之深應之曰和往與何此瞻先生書有曰人面相知有  
淺深文章相知無今古鸞鳳不遺羽族名賢不棄學者  
而况閣下大賢之下乎故奉謁之詩又有曰依歸得大  
賢出處有餘地杜陵卧浣溪嚴公枉車騎更有望公他  
日出鎮歸我乎名山以終老也而終所愧者上謁不過十  
日即行竿牘雅良工自有器識而瑕玷終不寶貴矣

上王大宗伯吳廬先生書

昨蒙鼎豆羹臠肴酒而宴樂衍乚有容有序此雖公卿  
享士之禮然在和之感思則真起菜色者而飯之也和嘗  
厭薄古人有以一羊羹失士一壺飧得士者謂士安可以口腹  
為恩怨及今留滯冶城山賓遭飯鍾壽食之苦久菜色而  
忽沾鼎肉自不覺其為怨為恩且酒間復蒙慰藉命和  
何不作歸鄉里又曰復遊京師處舍館湏館穀幾何凡此皆  
長者軫念故舊之辭而和以道路之人當此真使人感恩出涕和  
之學業無他長唯畧曉古文之法稍堪書記箋奏之任嘗遊京

師久而於時事竊有所見曾謬為論奏十許首欲以呈  
闕忽不知散軼何所雖不能盡記憶而畧記其一則論刑  
部也竊見京師五城人命盜賊皆送刑部問讞此雖沿明  
之舊而究非古凡六卿之職唯肅其大綱而於節目為不察也  
也夫人之耳目心思不有所注則有所分譬使人一手為規而  
又復使一手為矩然矩方而規必有失其為圓者矣嘗考漢  
制唯大僚下獄則屬廷尉至於督姦發匿則屬京兆左右  
馮翼內史今京兆一官頗稱閒散故愚以為長安之獄宜  
屬之京兆其聽詞則始於司坊察於繡衣成於京兆而歸  
於刑部書曰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是違即刑部之意欲往在長安曾未以稿示人恐  
為妄也不知閣下以為何如而或有措意和處否今旅  
寓食計日沉而北上舟車又無以措然既蒙禮加一飯稍  
起菜色矣而復言及此可謂不知分量往韓大宗伯荐和  
書云吾賞其品趣不同凡近豈真不同凡近哉此即不  
曉世故之微詞也

簡王大宗伯

日昨小札頗涉謂天益卑之意不道閣下不以為觸冒  
即辱召見而反覆詢和進都行止又指示出卜然和也何  
人竟以行計累閣下乎日內知閣下有真州之行則是之行  
計亦惟可決之日內不然前旌一日渡揚子則誰為拯溺之人  
乎近甚厭苦斯世大有黃冠之思所不忍不決者以先人丘墓  
無人拜掃雖然使和一旦竟以黃冠見閣下而閣下必憐和以客  
金陵失所致黃冠然今猶戴冕而來也望閣下及早而憐之

與其庶常書

昔任昉之子冬日戴葛屨曳練裙道逢劉孝標而孝標  
泣然憐之乃為著廣絕交論和謂孝標不違夫使孝標冬  
日自被服如此交且絕孝標何容孝標著絕交論乎和重  
來京師困於舍館者二月不能出戶者半月雖以冬日無  
裘褐然絕不向交遊一言即間有慰及和飢寒者即謬  
為北語矯之不使終其說以彼身衣輕暖力可以解人之  
寒而不出此徒為酸苦之言實出嘲笑而余甚恨之也意  
者先生其為我孝標乎

再與周亮來書

昨晤吳叔老云長兄不喜弟以奇士相目不知奇士二字  
即孟子所謂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若俗下所謂奇士乃庸  
中之狡也者耳烏得為奇士乎而謂弟目長兄為庸中狡  
也之奇士乎且稱謂之間亦觀出於何輩之口使弟為庸  
中狡也之士稱某也為奇士則烏得為奇士使弟非庸中  
狡也之士稱某也為奇士則為真奇士故奇士雖一而以類  
分則二焉昔者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然大丈夫乎  
孟子曰是烏得為大丈夫乎故大丈夫雖一出於景春之

口則為妾婦之大丈夫出於孟子之口則居廣居之大丈  
夫然則使孟子呼崑來為大丈夫則崑來必喜使景春  
呼崑來為大丈夫則崑來必不喜今某呼崑來為奇士  
而崑來不喜者無乃以某為非孟子之徒歟不然云胡不  
喜弟初過訪時長兄有言曰聖賢之外無豪傑弟此時心  
口相語曰此人見地不凡真奇士故前書即相稱為奇士  
而此奇士即為聖賢中奇士明矣又何疑耶若以此相疑  
非止看錯奇士且並看錯豪傑蓋聖賢之外無豪傑此指  
後世之豪傑為奸雄而言耳不知聖賢中亦有豪傑即雖  
無文王猶興者是已若使前或以豪傑相稱不幾又  
疑以姦雄相稱乎此皆讀書過執不信乎朋友處耳然  
弟與叔老相知非流俗所知也長兄雖不信弟寧不  
信叔老耶苟信叔老則不當疑弟為流俗中奇士而  
以長兄為非聖賢中奇士

上郝黃門書

宋和頓首竊聞閣下為大中丞之子為名進士更為名  
吏部又為朝廷之所特用為吏科給事中若和也者則  
田間之野人也乃朝投一刺而閣下次日即枉軒車而式  
廬可謂有盛名而不居行古禮而重士凡今日公卿待士  
之禮士投刺謁見例不見又例以十日半月始答拜亦有  
不親答拜者及往拜則疾棄軒車不停驂走一介款門而  
呼曰投刺亦例不見也而閣下則竟及廬而命見小子然  
今日公卿之於士也亦有及廬而見者而見之禮則公

鄉滿坐體舒而尊也而士則半坐勢卑約也而閣下則危坐不勝衣使人忘乎軒冕發問則隆稱謂又若忘和為布衣者易曰自上下上其道大光又曰謙上君子卑以自牧也其閣下之謂乎嘗觀益之為卦自損而來也所以損上益下則為益損下益上則為損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謙之為卦則自剝而來也所以地中有山則為謙山附於地則為剝故曰謙上君子卑以自牧也然益之於損謙之於剝雖其有言凶悔吝名義之不同而總在於上之能下上與不能下上一變易之間也故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各則不得為周公有周公之才之美而躬吐哺握髮之事則為周公而有之者謙也其不有者驕且各也而閣下則有之矣和兩客長安唯一以文章謁韓大宗伯慕廬先生有加禮一以文章謁王大宗伯吳廬先生有加禮且有餽年來則不以文章謁公卿唯今歲一以文章謁吏部蔡公而復蒙以和稱於閣下且此數公之與閣下其文章德望高一世乃屈體而加禮於和此如巍上泰岱雖峻極於天而龜蒙鳧繹則其卑者然觀其高者之峯巒巖岫一若有以下乎其卑者之勢所

謂謙卑也然此龜蒙雋鐸終不能有踰於泰岱之峻  
極又所謂謙尊而光卑不可踰也於此而益有以形閣  
下謙德之高又竊謂謙者不自有也唯不自有始能有  
人之所有所謂人之有伎若已有之是己和謬以古文遊京  
師其於古文有逮乎古者有未逮者然和雖有之而孰有和  
也抑和之於世也身之外無有也而身後之名又安知其或  
有也即雖有之而孰欲其身後之後有此名也以閣下有謙  
德故不隱其卑賤不得意之情也如此

上澤州相公書

竊嘆韓歐不宰相宰相而韓歐者無其人然韓歐不李  
杜李杜而韓歐者又無其人而閣下則其人乎或謂名山  
絕頂有奇松者邃谷幽壑有靈草者然草木之形微而  
高深之勢大亦唯窮高深造之士能見之而徒遙極目  
力者唯髣髴之也而和則真有見於閣下謹進古文一  
冊乃坊人所寫以校讐者有塗抹字樣因在流離之際  
未能更寫不恭罪甚又十三陵詩一冊閣下試令小史  
一諷誦之其哀音者古陵廟之漢魏蒼涼也怨慟者繁

弦急柱之欲絕也忘乎韓歐之跡而不知韓歐之神者  
反以為不肖也以風雅而乞於燕市使非李杜而孰我  
歌泣之也

再上澤州相公書

和於初八日詣門下上書進古文一冊詩一冊後五日復詣門  
下次日又詣門下雖未獲見然門下者不拒必閣下有言容  
之也私心甚喜以為閣下負韓歐之重極宰輔之尊日在密  
勿之地贊萬機藝苑之林總文獻何於草莽無因至前之客  
挾卑陋之文章而乃蒙有以容之手甚感之也嘗謂易成之卦而  
咸者感也竊嘆和之學古實有感於古人而凡窮愁放廢如  
虞卿馬遷屈賈之流則感於和更深有以興起其行遁之思而  
浩然於名山之歲月茫其岸畔而放乎沅湘之波瀾也且身世

室塞如彭蠡石鐘不能吐屬水月清響而鶴鳴于埵婦嘆于室而無與應也悲乎然感乎古人之淺深即文章之工拙以分感於閣下之既我容又愧陋卑之文章何以應昔有鬻廢琴者其徽軫朽蠹不能操縵安弦主人買之壁挂而不彈者有年他日又得一善琴有國工過之見廢琴而嘆乃置廢琴於榻善琴於几唯調善琴之宮商而一琴兩聲此宮而彼宮也無弦有聲宮商天發也此即人感空山谷鳴而虛應也然唯國工有以感之遂不使廢琴絕響

### 與某翰林書

和往客寄園曾於錫山王晚仙卷帙中見先生古文可謂理氣相依韓歐兼善者也後又於韓大宗伯坐次聞稱先生學有根據實中而華外者和後又客寄園記憶在和青閣下一觀顏色將申辭說忽來他客因嘿然而退是和與先生有神知之舊而竟未一面相知者亦孤芳獨媚於空谷而自憐也夫從來名石著述之人必澹其懷而文章不艷慕乎世其相知也如雲水之相遭而不相知也亦如雲水之各適今和

也忽以文章求見知亦有激於波瀾而言為即譬之  
水無競而石有觸也不安其瀾而疾走大壑也又譬  
之水含垢也思一揚清波而風行水也水即渙乎其文  
也且譬之井有汲也而無以汲之也則亦泥滯不食者  
也今具古文一冊十三陵詩一冊十三陵詩序一首試  
讀此序即知所謂有激於波瀾而言者

與李芝麓先生書

夏五月令四世兄至拜嘉惠感念無窮感老先生  
之知和文章而知其貧也近時風俗文章輕錢貨  
重以其所重而求其所輕使非重其文章之至權而  
衡之必不能稱錢貨之平向承嘉惠時即欲序大集  
以其時病足腫痛不着地一着地沉下之勢如千鈞心墜  
地矣故不作文雖其時世兄欲和一詩亦不能詩然和  
之文與詩非特病不能且有其機也譬車之行雖兩馬  
之力使窒其軸而輪不同縱十馬能行也哉而車之軸也

文之機若行其應酬之文則不言機唯行其詞不行其氣也向讀老先生集其賦與詩文之目則不能記而其意則不能忘倘得其意之精而文行之而清機之轉也不啻王良之御矣文中一二言理處頗不腐此即於人之腐而發其新嘗有詩曰奇文發陳言名花生枯根理何新也人腐耳今年與舊年皆未作詩非作文即作家而作家更難於作文以作文之法不能通作家也且作文在我作家在命故三旬之中作文不能一旬三百又六日之中作家幾三百日甚嘆農工販豎之智力皆可作家而作家奚必文人之智

力是以驥作耕也而驥之力固可千里然耕之力且不  
如牛使不負輓而千里之將何如乎和若不作家則其  
文與詩之行也寧讓驥千里且爭千古然終不能負世  
兄雅意此心甚缺然當詩補之此即心之理不能腐也

又

去秋九月補作大集序一首即致提塘然萬里致郵恐  
多中阻今復以是序附於補贈令郎五世兄詩稿中求  
新任汀州高太守達於左右而方命遲亡即迂滯不逢  
時之大槩也然為文與為詩之道其應手而作者非水

流花開即握苗灌圃其徑時而作者非水之盈科而行  
即機之觸物而動故理道不自安排化行自成時序而  
文之成章亦如是焉而已矣舍弟去秋來閩今夏始至  
都中極口老先生之德非曰餽贐已也云蒙召飲之前  
一日人說曰何為學使者署館人灑掃庖人烹鮮豆籩  
奔走不聞學使者宴客而今宴何客耶是宴客竟以  
舍弟始可見老先生于天下士不後和

### 與盧仲山明府書

借山南歸道出貴邑倉卒未附一書因嘆雲水者且言  
歸而老農胡不及學孔子者無據學佛者有大法力也別  
來四載日處清貧之境雖或境窘然文境不為迫此固幾力  
與之充拓要亦漸熟而安其境矣自乙未後文體畧變八家  
之舊譬江河時岸時谷若溝瀆則不變矣此亦逢源之意  
也而死板隄防八家者則自塞其源乎海鹽吳進思其時  
四六頗知活法和近荐與張秋陸使君行為其令忠節公作  
傳附使君家郵請教甚以忠節之死無毫髮恨恐俗有恨

汚蟻古人自班馬歐陽而外不知汚蟻凡幾矣恨何如哉先生縣定陶四年矣想甘棠之樹立已深弦歌之暇有述註杜之外又著何書望亦附使君家郵示我時歲寒矣能薪炭一暖冷友資其文史三冬之用乎

代纂脩一統志館上蕭中堂書

皇上體道乾運丕冒坤輿拓乎古而極乎今大其業而盛其世乃勅宰輔乃宣庶僚乃進多士開局纂脩以志一統而監司者則總其綱而化其裁範其金而成其器者也然金有不良則鎔鑄亦雖其精氣有不純即造化亦何以成物甚矣纂脩之士不可以不選也且夫坤輿遼濶一統無外而山川井邑綦布而星羅之彊分而里畫之積里而為縣則縣其綱而里其目也積縣而為州府為省則省其綱而州府其目也積省而為皇都則皇都

綱萬國萬國日州縣州縣大一統且州縣有興廢轄屬有  
變置或古霸廢而今改圖之或舊邊徼而新亭障之而  
風俗有貞淫禮制有沿革傳志有詳畧人物有考據物  
產食貨有盈絀官府市廛有仍改而考訂之不精魯魚之或  
舛氣脉之不屬編帙之或亂非所承纂脩之任也皇上道兼  
百王君師一致禮羅士而學造士且其蔚起皆鄧林彙征盡  
吉士然處士盜虛聲省中讀伏獵古亦有之而今豈竟無  
耶閣下禮用文武出入周召幹旋樞軸源流理窟既贊密勿  
復總纂脩意者官府有餘清絲綸當暇日製五字之題進

多士而試之亦程才課工之意也敢曰不能已之汶也而必  
求人之察也乎

代與某翰林荐宋子書

嘗讀昌黎三上宰相書其中固多激語而亦怪當時宰相竟不答一言此吾鄉宋子之言也而宋子遂有擬宰相答昌黎書要之其人其學甚固不敢妄至老先生前言其學昌黎學柳為何如而試觀其擬宰相答昌黎書及諸所作則自知其果學昌黎學柳為何如也雖然今宋子來國門上書於執事望接以清譙之論無使千載下又令人擬翰林答宋子書也

恭惟榮任以來必多善政不少佳詩竊嘆先生一官塞  
北一官海南此天實欲冷暖詩人煅煉世態也今有海  
南王清淮先生者合詩字畫則成大蕨分詩字畫亦臻  
絕調和兩眼空今古虚心論友生如斯人實亦斯世之少  
者千古必有定論此日豈為過稱海南古稱多產靈藥  
先生素善烹煉服食好顏色咀嚼飽今古又何必食萬  
鐘挽兩綬方為美仕宦乎竊羨梅溪將成勾漏令也餘  
查剩滓幸封遺故人此亦點化白雲雞犬之意乎

賀程周廷三十壽書

令姪次韓來出手書并厚貺備見存問至意獨怪書中  
旨過於推高有失箴規之意和自顧無一長在宇宙中如  
巨浸一葉浮沉萬古徒把文章歌送日月雖然望洋之頃又  
見足下三十年之泡影蕩乎其來矣然足下所處之境而  
天倫之間功名之際無所缺陷故賦如月之詩以頌焉夫月何  
地養有而最莫妙於海門三浙之間以其吞吐甚大而浴影甚  
曠也以其色淳古澹泊歷無極而長新也且以其能動人相思  
而懷仙也故以壽也

與王臣指書

近客寄園中有夏西席酉山先生因彼此出文相賞見稿中有令師汪獻其傳其叙南北卷一段雖其事最瑣屑而作者筆意如巧慢作冰裂紋偏在确者硤者參差痕合因嘆文章不幸常在文章不遇不意獻其反以文章之遇致其不幸而且湮於死抑又何也

與張匠門先生書

日昨正迫水火乃蒙厚餽譬園城不沒者三版又得懸釜而炊也若具近稿一冊中有與陳長沙先生書雖其愁端怨緒藤牽蔓引縷七千言要其根抵蟠結則在先人四棺歸人五畝有待於世竊嘆古人上書其困阨貧乏雖在當身然往亡傳其書於身後而當身不重之也豈桓譚所謂使人親見楊子雲必不肯傳其書以容貌名位不能動乎不然身後之俎豆不若當身之藜藿而當身偏不能飽其藜藿身後寧祠之俎豆則何為也哉古人亦

知此其屬辭立意亦不止於當身而發故馬遷報任安書柳宗元與許京兆書亦以扶發洪河於積石非達淮泗之支流中有所應滯欲以排注於萬世而其激流悍湍之有不及洩則時小作洄狀滯蓄以吞吐於世所未盡要使身後讀之者嗚咽其辭求通其鬱塞感傷其過而不明言之也和所以出與長沙先生書與老先生者以尺牘雖私書而文章則公器苟有器之即為與其之之書又何必論身後與當身也乎和作三君咏於老先生一咏有器大理密緻之句蓋言小器則成已大器則成物

而和則器之不時者也大器將何如

又

輦下之客聞匠門先生病凡有貧病者皆如厥疾不瘳使非痼鯨天下士於一身安能使人上頌禱不藥而有喜哉日來聞先生能起而食粥多士無不喜起即和貧病最深者亦不覺扶床躍上三秋之間屢蒙益米之餽易曰不家食言請為老先生卜之竊嘆和在文章之林頗可自立成一家在衣食則不能數言足溫飽此固其才之有短長亦其時之遇有通塞也又何

怨哉伏唯老先生雖能食粥猶望却外養內專精  
守和而藥鼎參苓之棄則望一起和歲寒貧病

擬與某公書

竊謂古人流寓皆有依托雖於道路征行亦有一樹一石以  
坐以廕而和之依託何如乎如蒼鳥一宿飛不遑朝而  
征鳥之情苟避罽羅且安荆棘而玄圃鄧林之下能不  
望此一鳴也哉和以房欠負重勢如棟壓思竄短  
垣聊蔽卑陋杜老有句曰茅棟覆一床清池有餘花  
流寓何可易得耶請為公頌之和新安布衣先世  
老農也其於古文詩歌多輟耕而作者往歲曾小記  
五首一謁滄洲先生然野人迂踈往返未面而不謂今

日以視人面相知者何如乎竟能於貧困之陷阱垂  
鞭澆漓之世俗極溺和以文章客長安豈無一二相知  
者亦曰知之而已矣所以衆知如不知獨知始真知也抑  
天下之去位太守亦不少而唯稱滄洲先生者亦曰獨而  
已矣所以太守在位則衆太守太守去位則滄洲先生獨  
太守也和於滄洲先生始於日昨謁見坐論之次獨稱閣  
下好士夫獨不黨同衆不阿獨而閣下既有其獨也必  
不好士之衆可知矣雖然長安之流寓何可數安得老杜  
之所謂廣厦千萬間盡蔽天下之寒士乎亦云獨而已矣

### 與程阜山明府書

弊濶逾半載殊切神往六月擬附吳南漳令一函不意南漳  
以引見罷歸而不得附函今又不意胡行人為牂牁詔使而忽  
得附函於詔使即此一函之附亦自有數在也况把手言歡乎因  
知天下事當以曠懷待之無勞預置胸中別來想佳政日新獨和  
之所業不見日富又思即著述等身究何益於此身亮末若使身後  
可傳而拙稿中亦有二三有可傳者矣奚為誇多過費精神文雖不朽  
而此身則速朽矣不幾可笑乎然時來雖倦於弄筆但義偶有所  
會悟身世忽有所感發亦不禁其文情之至所謂時與鳥感於春

秋之變亦不能不鳴其所樂鳴其所苦也使非先生賞音者孰發斯  
言往日蒙諭欲和繕寫松楸郵寄襄陽授梓然襄陽亦劇縣也而簿  
書之冗寧復有暇鑿文章耶故必授梓都中和自校讐始為精切且  
承莫之誤害文不小往古疑字訛句訓解不通流於穿鑿皆由此  
也在先生意見恐真士手燥銀錢易銷然名士愛名頗倍愛  
錢必成盛舉不致有負也今胡詔使請王清淮乘傳而賦山川  
計程刻襄陽正值嶺頭春信發也三君子必共探浩然之梅  
有何水部之句當附詔使馳驛歸而示我

### 與程阜山書

兩讀明府與行人君手書其楮尾數行皆情辭懇切但  
和非不來襄署解一榻以話風雨抽萬卷而訂古今其  
素年邁時窮將欲倒行逆施豈肯作老蠹蟬竟爾情  
忘身世此亦暮年壯心客途苦境無可如何者也將來都中  
又遇嵩山周崑來此和十年舊友也此君手上五指融液  
萬古如李龍眠仇十洲趙孟頫陳章侯輩能皆有之猶不  
屑此此所謂筆亡皆古人筆亡無古人者也然繪畫雖出天  
成時命可憐不過豈凡能奪造化造者皆足忌造化耶近觀

其九歌圖真山泣鬼神者欲和為作一記云當畫一屈子酬  
我又云明府曾大賞其筆墨嗚和文教襄署使其携去  
而文壇畫史氣類相連憐夏秋之間必有所報此亦奪酒杯  
澆磊落之意也近嘆王清淮書畫雖更覺顛逸往時而貧  
困亦不殊夙昔然其画法又不可以晁來之家數繩之其天  
趣者歛要之晁來之畫如文章之左國子長也清淮之畫如莊  
子如嚴也而工緻之畫如晴空一室美人觀面寫意之畫如月  
白萬里美人夢中也然髣髴逼真各有微妙非大方賞  
鑒豈能辨此依稀乎今清淮復曠覽中嶽更尋南  
嶽漸返羅浮而道出襄岷明府豈能資其杖履二三乎  
想清淮亦必醉寫烟霞五嶽圖以酬高風也伏惟居官  
敬慎飲食調攝

與已桐友書

來書承問弟在京師何似嗟乎弟平生無似而在京師  
更無似實難摹寫以示故人來書又云年來不第近  
移巖寺讀書深喜先人墓介巖寺通衢一得便道  
展視可無憂芻牧生死均感來書又云讀書不了事  
將欲改業陶朱必是憤詞非真爾云云也不然讀書不了

事最莫如弟然弟即終身寒乞無似決不萌富厚  
想深念古今來自陶朱計然而外有幾陽翟大賈之  
奇貨可居耶若穎子原憲之貧則清議中不乏賢  
也聖門廣大賴無覲覲阿堵

與汪秋邵玉峯先生書

自文旌監督倉糧後未一覩道範雖屢遇寓署奉謁皆  
不偶遇未知門者曾達姓名否和居京師客踪落亡世  
固少可親之賢而和亦少親人之具以不能作軟語厚貌  
深衷而猶山鄉本色也即貴宗之學士公昆仲門第亦  
唯時趨者能遊之而當其未顯時則和又能遊之也豈  
可謂善遊者乎夫無學識德望而居然以門第科第傲  
人而和則亦有所挾而傲之矣然傲雖恃德亦以其恃出  
而有以恃入之也先生可謂無傲德而溫然其玉者又有

學識以涵養之故使人藹々而日親今謹賦五古一章  
奉贈而發端即以玉比德焉和詩不妄贈今人要以有  
其人之實德而可垂於後世者所謂不誠無物而又何  
有於詩哉外附近稿一冊請教此皆實理而為之者也  
俟秋清暑退策蹇一至行署以挹謙光

與董扉雲明府書

客秋蒙厚餽兩易寒暑始酬贈一詩何其迂且怠耶  
然詩以言志苟興會不佳而強為應酬之作又非所  
以贈明府之詩也和生平不能勉強其安貧賤以不能勉  
強富貴也興至而為文章以不能勉強而應酬也富貴與  
文章不出於勉強則富貴可功業文章非一時區々竊挹  
此意唯不愠之君子知之明府學浮於官不愠者乎宜其  
知我也往同在京師明府落々其懷踽踽其行意得而  
叙情話不能勉然而世俗之結綢繆也故榮任後偶觸鄙

人姓名則歡然千里投贈豈勉強所能也哉若我老之  
為人則更不能勉強者故與明府之交漸近於自然和在  
長安亦唯我老知和最深如他交遊則亦文人之相知也  
然文人相知之深亦其難也至於文章之外懷抱之中  
唯我老窺見和之底裡今奉贈七古一章其寓意琴  
聲一段此寄慨世人不知龐士元也下段則順筆自寄  
慨徐廣矣其結句實從肺腑中流出者豈能勉強自  
禁其不言所謂春鳥秋虫亦氣機之動而自鳴其哀  
樂者乎

與黃農部自先先生書

偶於座次晤嘯堂和尚稱黃某先生雖自不飽半菽  
而好延食諸名士可謂饑孟嘗也一時四坐無不嘖然  
出笑而其獨正襟曰唯餓孟嘗始能飽真名士益真名  
士豈徒饜飽酒肉耶飽其德也且骨肉之際尚以乾餱  
失德世豈有義食其君而忍割其肱者耶使非實好  
名士如飢渴則且自飽其半菽易曰不家食吉養賢  
也非先生孰當之若某在長安猶能自食者也而其高  
先生好延食名士之風故猷拙刻三章如有一字之雅

則望出茶酒少許宴其於諸名士之次耶為一飲德光  
之意為不宣

與江鉅野書

客長安或寂坐或清夢總與鉅野之神相接甚至與鉅  
野夢中常說夢見鉅野比即以為真是醒時鉅野究不知還  
是介三白曰咄上嘗以此夢告之交遊問云江兄何許人曰真朋  
友不俗人耳曰不俗人在上之曰如子言即俗說也不知為人俗  
則不能辨人之不俗為人不俗方能辨人之俗也譬如牡丹芍藥  
只可算得有福澤妃子若論美人只可獨許梅花此江子所  
以勞我清夢而林下常髣髴其來耶然彼俗人何曾夢見

又

客長安四載以詩文見賞於春坊方公故客途窮不至困  
苦不及茶近因方公歿遂面炎涼腹吞酸楚矣幸胡文亮  
時在京左右之遂移寓於萬伯安先生家伯安甚貧僦  
屋而居供我高卧計餐而食飽我必飽伯安詩文負盛  
名鉅公倒屣近携我新安江雜詩一冊獻於我鄉之趙黃  
門先生蒙深加賞識次日即延見因曰萬年兄貧士能下  
榻子真不俗然不可以猪肝累貧士當移寓我園中國  
之寬廣可二十畝因山借徑即洞作屋就高為臺隨窪  
穿沼其園名寄而吾更寄此寄園此又客長安之幻境也

與孫莪山通泰論文書

同學弟宋和啟今名不稱晚生稱同學者歆以成閣下  
之謙德於千古著和老悖於一時也昨蒙召飲於論文  
之次歆進和於老友之列且隆稱謂言必先生又曰先  
生文章雖片簡單辭皆如鳳光吉羽珍貴可藏但署名  
晚生其稱非古則是友我以位非友我以道也於此見  
閣下據道之大名位之不居謙卑之至夫亦惟道德而  
謙卑道心虛德實之實其德則虛其已抑惟謙卑而尊  
海卑居水宗之宗於卑則卑而尊然和以文章客京師

絕少可宗之者請試言文和雅稍能文亦惟能雜然於  
六經之文未醇然一於六經之理然亦能一於百家文  
行之理特非醇然學六經之理之文亦有見於無物不  
文鳳凰麒麟則文之醇然者也無文不理孔雀麋鹿其  
文亦有不雜者也且水無文風行其文風孰行之天乎  
其文也文無章文成而章孰成其章亦天乎其章也故  
文必有章不文則雜然無章文必有理不文則不能醇  
乎其理然文理與道理異有醇乎六經之理而雜然非  
六經之文者有雜然百家之理而醇乎各成一經之文

者雖然和固能不雜於文不能不以貧病而或問乎文  
昨論文之次閣下進之以造次顛沛之說使和果能勉  
則何有一息之間所以生平在貧病惟能日烏月烏為  
文章不能造次顛沛為文章即日烏月烏為文章不過  
方寸力隄防以捍飢寒之火火時至見聞如恐懼或來  
嗜欲之攻取我心故謳吟則不聞啼飢肉觀則不見水  
火天游一空則覆巢安宅側身古人則寡偶不孤精一  
藝則萬事廢成文章則不願錦繡求身後則舍當時所  
以進退不兩立內外無并取有其病則有不病者有其

負則有不負者日來又有寶應吳明府一事亦從病中  
來其事具在吳君與和書今附上左右便悉此事原委  
然論文而忽濫以俗事為竿牘此即文行之理有清虛  
亦有夾雜又譬澄江亦有濁流太虛之體亦涵至濁也  
吳赤谷云道心虛一段半徑半子竒創高潔貧病水  
火一段極排而踈極厚而清極整密而縱橫獨闢文  
境古無倫比惟水無風一段雖其筆瘦硬孤拗是先  
生本色疑近晦獨忽濫以云々一結此種狡獪又先  
生本色中之至妙至妙者吳生當鑄金事之終身學  
之而不能者也

與某論文續

古文叙事之法內極界限外極包羅此如乾象雖渾成而萬物萬象又各成也故文章大段落之中有分界而不分疆者譬縣分乎百里而郡不分乎五百里又段落之中有如截斷而實不斷者譬濟水此不見而忽彼見然少有神明於此者而截斷則真脉斷不斷真界限不分矣且古文叙事非實不能充塞其氣非虛不能運化其神然又非神於虛之至者不能充其實又非充於實之至者不能神於虛也和為此序佳處在序先生事一

段之中而忽遙及尊先君雖無來脉實有虛神即所謂  
濟水之伏流而突出者乎

與陳侍講儀論文書

前四月二十二日小雨明日初晴而土潤塵清老人健  
出因造衙齋論文不遇嘿而歸又清快中一鬱滯也日  
往蒙携去拙稿三冊不審論定否竊歛被服古文章於  
今時不啻被裘於五月雖百狐之腋不貴一端之綺不  
時也傲身後之名於時人何殊勵歲寒之節於春日雖  
矯雪霜之幽姿不若桃李之一笑非好也故座皆肥甘  
之客而獨美太羹之味者宜饑寒勢處斥鴳之卑而高  
野鶴之志者宜擯棄日往承辱臨論文之次為和太息

曰子之文天固不與富貴亦當與衣食嗟乎不知和之  
文實不能為人衣食者時飽而時飢孰顧而一問乎唯  
寢食古人如老先生與孫德州時一問之不啻如已飢  
而何以如已飢如已文章也何以猶乎已不私已也何  
以不私已以實有文章於己亦不虛有文章於人也故  
磬至實亡無穀虛則穀至實之理感至虛也谷至虛無  
虛應呼則應至虛之理應至實也雖然和以文章遊京  
師二十有八年矣未有應之者雖應之豈同穀乎而言  
者心之穀也孰文心乎請試言文和之初學古文也家

貧無書得斷簡之漢文讀之又得史記讀之和少年曾  
學音至是更於古音易成誦按節知長短或讀漢以下  
書則不適口譬齊兒適楚初學語其方言之變已成雖  
與之齊語亦不知其齊矣然則和之論文又安知宋哉  
然西溯河源者必委之於東初學古文者必先之於宋  
而和則以能先漢而截宋之流即有以漫衍戰國之雄  
深夫戰國之勢如橫流縱橫無定也六國之士馳辯於  
其中如貫魚而王道弛水維絕西岸決而帝秦東岸決  
而齊帝亦文章波瀾之雜者矣然而其文行亦如水亡

之性狎柔而怒剛故戰國之言多激水之流因地而就勢故短長之說多變而變則不測其雄深而西京之文則又變其雄深而為雅健者也文之體盛其氣則雄馴其性則雅而雅樂無靡亾之音健也朱絃有踈越之韻雅也夫樂雖本於太和亦感於氣化即太和中氣化人心雖自和平亦有感於不平即人心中有不平故戰國之人心亂其文章縱橫西京之人心朴其文章雅健雅健而不振則渙散然則西京為文章之戶樞乎闕而外之則渙散闔而內之為雅健渙散而下之為江左雅

健而上之為雄深於是戰國而上之為春秋紀事始於結繩太古無心文章也未開制作文明之象而本其質朴其氣渾左傳創於左氏良史有意筆削也夫書二百四十年之事而歸其予奪其氣完夫大造之轉洪鈞不有其力氣完也烏獲之舉千鈞則有其勇氣盛也而戰國之文則有其雄矣而雄則角逐豈非以東周之無王也哉而王者有其道不有其雄故五霸不能起於西周國策當臣於左氏且夫國策為列國之史諸侯之事也如偏師之各出其竒新其壁壘也易左傳為一王之法

天子之事也如六師之四討不庭變其軍陳也雜而變  
莫如易師中之丈人制變者也章法之變莫如左傳而  
五大戰則不測其變者也故歆盡鬼神之變在觀易之  
象盡章法之變在觀文之情盡文情之生在觀易之渙  
凡水有經水有支水六經之淵源經水也左國近於經  
百家之汎濫支水也國策近於子而子猶近於經以其  
理不可經而文可經也宋儒之文不可經而理可經也  
文與理六經一宋儒二堯舜禹湯文武君師一秦漢唐  
宋君師二夫言氣也氣發於理而為文氣理一然一理

渾然氣有醇駁故得其氣之粗而理之精者為宋儒得  
其氣之厚而理之偏者為諸子所以世日上氣日醇文  
精世日下氣日駁文雜然亦有間氣故戰國有孟子唐  
有韓柳諸子之中老子如經諸子如傳皆寓虛言以實  
其清淨獨管子則又外為一子大手霸小乎王者也如  
水地員諸篇簡而奧潔而渾精湛而深沉禹貢之外經  
乎而韓子則又以深文而煨煉老子者也如解老說林  
諸篇其峭也冷韻刺也幽深精切也無膚細碎也外渾  
老子之外經乎然經多實子多虛而為文則內之歆其

實也實於徑外之欲其虛也虛於子譬腹之欲其實也  
雖實以食而腹之運其實也運以虛

陳侍講儀云不立間架自成結構不着眼目自然顧  
盼唐宋無此謀篇也吞吐百家食無不化精辯理氣  
語皆生新則又自成一子也至於一結更得子書之

神

與程且碩言歸書

去臘新任衡州知府孫君仙名道出揚州曾附一書申  
謝先生所致楊紫蘭口語問和言歸須幾何金未歸須  
每歲幾何金旅食隨草上一書奉後恐二書一有未達  
則不能盡鄙意請更言之竊謂文章之知千古易同時  
雜以同時則各據名位不相下千古則論定共推尊又  
浮慕古人易實愛今人雜以姐豆可虛陳古人半菽必  
實分同學二者一出於驕一出於各驕各皆出於道義  
之不足而義足則不私其所有道足則以善與人故曰

文章為天下公器萬物備於一體若先生之於和則直  
有一體之愛者昔者舍弟來揚曾蒙以二百五十金俾  
其南北貿易補和研耕不足而同氣且維分財讓產况  
同學乎可謂不虛陳姐立實愛今人者和之年六十  
有一矣譬老樹不媚春姿美人如何採折古琴不彈濮  
上新聲誰與宮商雖曰希毅貴於知希千古重於一日  
而又孰知其孰千古所謂知希也即知其千古而非我  
千古又孰重其千古所謂驕且吝也故昔者子長雖千  
古孰以百金贖其宮刑伯喈雖史才王允且殺之而滅

善人之紀他何論哉故古之世且有世負人者亦有人  
負世者易譏負乘詩刺素餐人負世也孔子畏匡孟子  
出晝世負人也若彼織簾賃春鬻餅賣藥之徒或自出  
避世或避讐又有不必辨者昔舍弟所貿易之物雖大  
半折耗今關其猶有七八十金然南北濶然不通一問  
可謂兄弟如參商而先生猶欲為和而歸計可謂朋友  
如性命夫非分之與後必不能過情之愛終則見踈使  
非合同學如同氣愛今人如古人者安能踈之以為親  
繼之而不倦也哉故川流自不息而不知其繼也寄生

附於素而不知其疎也。丈水寸鱗而不知其魚之過情也。岑樓寸木而不知其高之非分也。吾鄉諺云：葉落歸根。又古詩云：萬事不如歸去好。况和遊京師且無一事好遊名乎？名在身後，今何遊？食乎？筆耕無年，空盛世。盍歸乎家？如逆旅將安歸？不歸乎？二世六棺未歸土，是生死無所歸。進退如羊觸藩也。前歲涉淮以謀歸之計，干陳長沙公已垂成，不謂忽下世而遺我。於是絕望乎歸矣。嗟乎！道路雖不絕，今人惟存古賢轍跡，使古人不淒於道路，令人將何憑吊？古人然使古人之跡不可

泣可歌，又孰留連而孰憑吊？然則古人之可傳者皆多可悲者。一身之千載者皆百憂之一身者也。今和也於絕望乎歸之日而忽有歸之時，譬道宿而忽瞻衡宇，有人出而止我宿，是何如非分乎？過情乎？和之分賴實無求於稽古之榮，不過欲卜三尺土以卜先世六棺卜一丘一壑以歸老。錄成所著書為十數副本分傳其人如此，則死有所歸，生有所寄，後有所傳，唯歎無其子以傳父書。既而自解曰：庸人之福當傳於子，千載之業當傳於公。業富千載者當貧一身，後千載者當亡身。無子

然而昔者柳宗元終不能不捧奠顧盼以無有後人為  
慟和亦往亡於此子然而歐歎近和於文章之知在公  
鄉之中孫德州真有千古者嘗慨曰恨我貧不能以  
二百金館穀子為千古成一書然我豈以此買我名哉  
而書之名必子出惟序我出此所謂道義足則不吝與  
人名然必得其名夫士之與公鄉友也譬一峯之秀必  
帶崇岡一枝之芳必蔭喬木非有所趨之附之而自帶  
之蔭之則為名高和之歸老一邱思卜築乎大江燕子  
磯弘濟寺之間以其半方外半漢樵而有近乎和末路  
之行藏也和既無子又無位惟有文章而文章既不得  
於世則必得於山水昔者柳子厚得於愚谿司馬子長  
得於名山大川

吳井遷云先生之文往亡於一結無以名之所謂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乎至於諸書行文大  
概小入西京大入國策而一出之以已唯柳州書  
中有之雖昌黎亦無有也故昌黎開宋

答程且碩書

竊歎和之生平學在於古貧出於遊志尚於歸隱然以文章遊京師垂三十年竟無誰與歸者最後惟一陳恪勤公屬意於和之歸雖以公之卒歸未果要不可沒其謀歸之德請與先生言之且為後世告之昔者一日過故檢討張大受先生之門語次謂和曰陳公祖滄洲將欲為子地且欲大為子地子知乎曰不知也曰將為子謀歸地也時陳公署霸昌道事也無何公果以其幕客周希逸來曰為余語介山余實天下有心人也老友無

多豈忘之手然公自稱有心人者此指無心於天下士與天下事之人而言也夫世豈無天下士無心則無之也天下事當與天下士共無心則無與共之也且無心者又即粗心也私心也而心粗則不能見事心私則不能見士而希逸曰公之語未已也又曰余之耳目頗能屬遠介山饑飽時聞見之時來介山雖不飢然流寓而無恒產終難恒飽夫念士無恒產者即有恒心之賢大夫也而恒心也者即所謂有心者也希逸曰公又曰余之在官為署已無地安能為人地使我有立地即可為

介山歸地矣於此見公之方寸地有和一邱一壑之地也何如哉希逸曰此皆公夜飲時所屬我語也次日行復屬曰幸無遺我一語於此見公無一語不出於有心信乎有徵於張檢討之語幸<sub>母</sub>外冬公署總河壬寅夏和謁公於清江浦相見遽曰子携家來乎和曰徒手安携家曰今如何曰云云曰但能為子有歸地云何不如子云云者謁公已遂渡江晤先生於江寧獄中吊無妄之禍也而先生且賀我有歸計九月返京師俟北河解凍將家南下豈謂公春正月竟下世乎此何異汲乎百尺

之淵者瓶斷於纒風濟南岸者忽及北岸也哉於是絕  
望乎歸又不謂先生癸卯冬致楊紫蘭口語復有意於  
和之歸而又萌乎歸之念譬罽羅之鳥見開一面即鼓  
翼思出涸轍之鮒得沾勺水即奮鱗思游更不謂今接  
來書云去秋奉清查之案創巨痛深不能助先生買山  
之計是再垂纒而再斷更濟而更帆檣折矣因思當其  
渡江而唁先生也濟江日未出推窓則見在燕子磯下  
時江南新綠夜氣在山而懸崖倒樹垂蘿鳥影上下踏  
枝如翠又曉色江光如丹青烘染而以三十年未渡江  
之光眼見此何殊蘓武十九年從塞外歸來重覩白登  
恒嶽山色乎今不知復渡江與否漫以此書繪作宋子  
渡江圖顧盼斯世竟無誰與歸以見志於千載後之論  
世者

與余少京兆書

竊謂有位者其志見於事功無位者其志見於文章然  
世有幾有位者有事功無位者有文章也哉不過皆無  
其志者而已矣昔者老先生位在考功即志在考其功  
不得志即乞終養以終其志及終喪則又欲終其志於  
講學壬寅起用為充東道雖一黜其位復起於位皆能  
有以行其志若和年來之歸志雖時上見於文章然世  
既少有志於事功之人而後有其位者則於有其文章  
者何有以道與位之理雖相因貴與賤之勢實相懸文

章與富貴不同嗜好進退不同趨而塗之人又孰能同  
和之志今謹呈甲辰稿一冊其中有與程且碩言歸書  
與陳翰林儀論文書評點國策序三篇而和身世之志  
文章之學雖畧盡於此恐世未必能盡之也且夫世既  
少有志之人即有志而志各有所趨雖百世不同一轍  
然人既各有其志亦不能不見其志於書雖百上書少  
有能申其志於書故太史之志雖見於報任安書昌黎  
之志雖見於三上宰相書柳州之志雖見於與許京兆  
孟容書而宰相則不答昌黎矣固不知任安孟容之於

太史公與柳州為何如然豈能盡其志意也哉亦不過  
使後世徒見有太史公報任安書柳州有與許京兆書  
昌黎有三上宰相書今日又有宋和與其上書而已矣

陳翰林儀云踈處見西漢手法密處見左氏鍼線

與盧刑部侍郎詢書

辛丑夏唐赤子庶常以和之文章求知於閣下遂蒙見  
知俄而閣下奉命出京師是和受知之日固無幾然  
文章之知在一日又不必以歲月計也

今上又以閣下為某部侍郎聞命之日即私心竊自喜  
引頸西望車騎來京師私所知也昔者伯樂適秦驅車  
而路過群馬之廐有一馬不群心識之未有以名於人  
伯樂返群馬不鳴一馬鳴上所知也今和請鳴所知可  
乎以含閣下則知有未易言也彼真求富貴者必多嗜

歆偽處清名者必絕物情號稱博物者必千金匱昂滿  
於驕吝者必傾於詭譎故清而矯者必刻也則不與人  
為善博而不精者必濫也則善與人人驕而滿者必私  
私則伐其己善貴而深於嗜欲者必痼也則見善不能  
開誠故私則人已塞公則萬物通故惟平衡能稱物止  
水能定形昔閣下曾出知某府某府人為和言閣下乃  
不矯於清者也此亦譬產於水者善言水徹其底者知  
其清而清其源者未有流之濁故自郡守而監司連帥  
歸京師清名滿天下邸第無一椽所謂有官居昂昂無

地起樓臺者乎若和則又謂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者今且近稿一冊內有與盧沈二明府書二篇亦可以  
見和之所志矣竊歎古人上書也多傳於後世志無一  
申於當時者以當時則為竿牘而竿牘則文章世輕異  
代則竿牘亦為文章而文章雖竿牘亦世重所以當時  
雖昌黎三上宰相書亦輕為竿牘後世宰相讀昌黎三  
上宰相書則重為文章故後世上書之士亦多知之雖  
竿牘而必理道文章雖疾呼而必聲出金石雖點墨而  
必波瀾萬古雖一言而必意不盡一言雖私言一人實

公言天下雖正告當世實側面後人况天下事有求諸此而得諸彼者有今人非笑之而後人哀之者故當時昌黎三上宰相書不報後世宰相未有不唾當時宰相者然則和與盧沈二明府之書盧沈不衰必有後人哀宋和者書不必定與何人與其知之而哀之者而已矣

### 與蔡閣學書

竊謂古人著書多以有得於己而無用於世故工於論世則拙於用世欲求獨知則不為衆知然而欲求獨知之於世難言也故俟百世去冬有貴及門雷舉人鎡從李進士之嶧舍館見和文章遂因緣以稱於閣下及閣下既見和之文章又復以和之文章善於叙事稱於貴門人交相稱而交相知亦可謂知之難也故感激欲求一見然而閱歲未求見何也欲積誠以見也及昨既見而閣下亦開誠見和夫公卿日見士士亦日見公卿然

而公卿如不見士也亦如不見公卿者皆以不誠於見也故天地之氣或百世而一交君子上下之交或百世而一見也而論文之次閣下復以和之文章叙事稱此即誠於有所見而非苟然之稱也昔者和之學古也實於叙事始時年十七八也始於見趙充國金城屯田方畧慨然歎曰使我當是事而不能叙是事奈何然則志古人事功者當志古人文章志文章叙事者當志左國史記故為壙十仞必有始基為學生平必有始入然始基與始入之功皆隱於微非誠於有所見者不能見也

非誠不明也坐論之次閣下復論及宋西夏之事以為韓范二公之事功實有格於勢而未成者然使非志事功者亦不能恕古人之事功責古人之事功非志古人者亦不能求古人於今人辨今人非古人今復以雪晴軒小集一冊北河水利書一冊請教者以二冊之中多叙事之文而叙水尤難於叙事也得其水性之為難也惟禹貢之叙水如神禹之行其所無事惟管子水地員諸篇古奧而流通若水經注者則猶循江左之末流然此二冊之中亦可見和學古之淺深與身世之志意矣

嗟乎和雖山林布衣而不歸山林作布衣年將七十而猶作長安布衣豈志意也哉雖曰古文無所用於世首者賈讓作治河三策雖上無所用於世後世多稱之而和亦謬為北河水利書者歆竊附古人之志意然豈身世之志意也哉

與寶應吳明府赤谷書

來序不稱赤谷集序而稱蠹書序者不欲以蠹書雜於赤谷集特序而尊之也序書隴西赤谷子者以先生之學成一子與之也序例稱字而稱名者歆名之以著赤谷子之實也且不稱吳君而稱吳子者以稱子則為序一子之公而稱君則私也此序之凡例尚如此而脩辭也又何如豈可迫然而應乎成君北鑰來京師雖蒙文章稱許來見頽然無尺一之牘慙故人豈快亡手一序之遲亡三年哉然益見文章相愛相重之真也和客京

師久文章之知雖有人而知之精則惟先生譬吳伶登  
場度曲或嚨然同毅一擊節豈皆同知音哉亦唯徒見  
喁亡其唇呀亡其毅而已矣故審音必善音知文必作  
者嘗歎古文之拙以時文之工周秦門戶之不窺又以  
宋人家法之所掩故平熟可趨則高竒却軌粗淺日適  
則深造維艱固陋成故則耳目駭新鳩舌正毅則唇齒  
相反豈和之論文亦鳩舌而人皆正毅哉何相反也和  
客長安所謂寡和乍孤音者然孤音不勝雷同一錐雜  
撓五指曉亡不如默亡絕響何必長鳴也哉明年決然

作歸計和雖老神明猶固不為亟氣搖奪惟迫切盭米  
使不為文於長安索米而有田歸老於黃山謝絕人事  
之文章一室三十六峯中著述既無虞鄉之窮愁又非  
子厚之遷謫且黃山之竒勝柳州而以一峯一記銷時  
日則三百六句皆千古亦可補足既往無益之居諸矣  
近與陳長沙公一書謀歸惟斯人惟能拯濟士流書中  
三復身後無繼更慟先世六棺無勺土然此書今日雖  
與長沙公且欲與千古使知有斯人而抱如斯慟或為  
和下一淚然能痛哭古人者亦能訕笑今人矣昔者史

公陷宮刑其報任安書曰家貧貨賂不能以自贖然不  
過百金之贖而已豈當時史公文章亦無以百金重之  
者哉故後世痛哭史公亦訕笑當時

與戴侍御鶴田書

往以拙稿請教蒙手錄之而所以錄之者是欲玩索之  
非一讀之遂忽畧過之謂和之文近古人也而知已之  
感何如哉今又以近稿一冊請教其中有一紀地震一  
紀風災一紀薇客者其文雖小而類則史凡書灾祥書  
怪異書夢書神鬼惟左傳得鬼神之情狀而五行志則  
粗得鬼神之跡所謂其文不雅馴者也夫事出不經而  
筆不能創譬拙工用繩墨且理則其經而事出其變譬  
渴驥怒奔泉故文行其理也有據譬安車循其途而事

叙其變也無徵譬債輪失其御故宋儒言理之文也有  
洙泗之源譬故渠新其流唐宋以下序事之文也無制  
作之本譬代匠劉其手况書怪異書神鬼尤其事之不  
經而無本者豈拘儒庸史之所能書也哉故唯左之筆  
也神始能書事之怪其筆也特始能書事之奇而其筆  
也又正而嚴始能書邪說而不淫而其筆也又精而辨  
始能書變幻而不眩乱且夫為文之道渾其理而為經  
析其理而為傳載其事而為史然史非和職亦惟於事  
之不經者書之以成史外一書而於時事之有見者亦

書之以嚴史外褒貶夫易始乾坤詩首關雎君子之道  
造端夫婦然則使君子之臧獲婢妾老其婦而不夫鰥  
其夫而不婦又豈君子刑于寡妻及於家邦之道也哉  
竊見京師士著富人多有白髮了髮者其俗謂髮有夫  
則有家即私其家又謂髮有夫則隨其夫以逃其主又  
謂髮而夫則婦非髮不使其入內又謂髮而夫既知內  
則知乎外凡此者皆出於其夫婦之私也私其夫婦而  
絕其人之夫婦可乎此又更出於其婦之私也婦之始  
也私其夫而始人之夫可乎且夫結髮而夫常也白髮

不夫變也一農不耕數人飢也一婦不夫生理絕也此  
真事之變也故亦書之以執事持憲又巡城可正其變  
也而正之否乎

與顧玉亭行人乞米牘

送上甲辰稿一冊請教亦惟雖食祿而猶與食半菽者  
同臭味不然古文何物而養口體者豈曰悅我口哉故  
以此道向長安乞米宜其一粒如邱山也日來筆耕不  
給學者固有飲水之樂然非黔婁之妻盧仝之僕則不  
樂之矣日外小飲高齋時顧見二甕中皆盈石斛之米  
能分鶴粒使五日不歌鴻雁乎幸無謂再不可飲寒酸  
於室使其窺見甕中深淺也

與吳十六牘

余固長安乞米者然儲天泉數甕煮建州茶又固四壁  
無一長物者然有寶研三方磨頂烟墨恐長安富人與  
珍藏家皆無此物也今日室人歸寧而室之西偏有一  
面東小齋借鄰墻樹數株而晴窓洗研弄影如畫請遇  
煮茶賞研或興至即為我作一晴窓洗研圖何如

與陳翰林儀

近接和友程且碩書云為我買山之計不果以去歲奉  
清查之案創巨痛深也命也如何歸計每阻昔者故陳  
恪勤公為我作歸計以卒而不果今程君又以家不果  
而茫上斯世終何歸乎竊笑和之文章竟如不辨真贋  
之古董然以今日之行市估直之不過論斤廢書紙耳  
使有以數百金之價為和作買山之計收去不過二三  
百年可收什百之利譬西京時人有能以百金贖司馬  
遷宮刑至千百世後其人之穀價何如哉甚歎當時不

知其為奇貨可居也

與其續

大作片段已佳惟少一二波磔之致然非倉猝可潤色  
總之文章貴精研余雖姿性遲鈍而欲鈍鐵成鋼豈一  
火鍊就乎

與鞏翰林建豐

昨過衙齋以有惡欲請助殊笑論文則辯口貧乞則口  
吃終嘿而歸也因歎生平無寸長惟稍長於文章多  
所短最短於貧乞然截長以補短固在於人以短而損  
長則在於已矣

與汪麓亭

四月十七日窘迫無狀方寸如灰有客曹大哥者買芍藥十枝為挿瓶四以贈余而瓶有大小花各有致生趣欣亡稍起貧老之狀今日花更生色以長兄善於瓶花之致請過我以茶品之

與屈悔翁

一城之介南北雖未若長城巨防而阻隔如之不審時來道履何似若和之家累則盡見於歲底一詩惟孫德州通叅即日次韻餽炭價而歲底何日亦可見此公之天趣逍遙更因有羨於先生鯨居客館之逍遙也客有言三塗之險者一老將車炭亡一老塵外坦亡得無我二老似之乎又言坦亡者援手炭亡者而先生能無援手我乎然則今日之炭亡者或他日之坦亡能無援如左右手乎使於此而能假我十金五金即息我肩十步

五步之說也

與伍覲扶

為穎君作序成偶作札與之論文其中頗有一二語秘  
然非秘也以眼有俗塵者則不見耳豈可謂清濟伏流  
為真不見乎

與兵部尚書盧公詢書

和日來心有所大憾唯請大集原序一更易其文之後即  
焚棄筆墨不復作文何也以自古文人多無後和今年六十  
有四私幸有孩抱一子雖未毀齒而哺<sub>上</sub>學語如黃口弄音  
雖病牙疳而猶強掉鵝舌時<sub>上</sub>與其母枕語不謂於十四日  
漏盡時忽而叫噪而無音竟死少妻號咷老眼無淚慘慟何  
極嗚呼豈非造化大忌發洩秘藏必於其身而摧折之以  
斬其祀耶故欲無文及不鑿混沌以還造化何也凡輕新  
無跡重濁有形故糞壤反茂嘉禾白石荒於稼穡所

以名流往亡無後老農多抱子弄孫也且自古名流更  
多貧困如仲蔚之蓬蒿袁安之卧雪若和則且房欠壓  
身豈容高卧積逋一年賣賦奚償也哉此皆儒術之  
不謀身學業之喪敗文字之不祥也故欲界諸秦火一  
作自愚黔首

### 與郝少宗伯書

近閱邸抄上命加閣下尚書銜予告致仕因為詩五章  
奉送獨首章述其事以美之餘寓感慨志別以感閣下  
遇和之厚故不禁感慨而言情譬空谷無音有感之為  
音者竊感遊於閣下之門十五六年而年必拜賜不厭  
不倦夫天之道悠久也君子之道貞久也故閣下之立  
身立朝以此而始終一節進退亦以此而特加恩寵故於  
首章贊美及之竊嘆和年六十有七矣客處如懸磬  
之室筆耕同不毛之地流寓豈可終老無家又將安歸

子雲尚有空亭我身唯餘溝壑故於二章感慨及之  
又嘆有生偏成孤生寡偶復多不偶凡公鄉之恩遇  
我者非乞歸即下世或啣命萬里而乞歸者為通泰  
孫公勦則公鄉而布衣昆弟我者下世者為故德河陳  
公鵬年則欲北徙和流寓南歸者啣命者則命春坊華  
公建豐則重義而輕勢者近日視學雲南之命下荐幕  
盡却冠蓋推情獨在和之布衣也然則三公者雖繼踵  
而去猶私幸有一閣下託流寓繫斷梗不謂亦乞歸謦  
崖岸既絕攀援舟楫又復不作安所濟川也哉故於四

章重感慨及之又嘆自古文成一家者或仕宦有浮沉  
必家居不困乏多大小有樹立少生平皆坎坷如和者故於  
三章大感慨及之甲辰有荐和入明史館者不知誰荐  
也以館給不足家計且恐脩史意見不合却之然雖却  
其荐實感其知也跡之則一為今浙江巡察王公國棟一  
為今少常李公鍾峩然李則時或一見而王則六七年  
不見矣甚感其不責望踪跡之疎而猶神交如此之  
切者此唯古人之心知而不以面者能之後聞館給竟歲  
有百金亦聊且家計矣豈非自蹉跎事機乎故於四章

有蹉跎送日月之句獨五章賦榮歸無所感慨然以  
無歸而視榮歸其情何如乎又感慨之美嗟乎荐拔  
之感不能忘也非惟王李二公之於和也因思和之所  
以受知於閣下者其誰荐也哉則故吏部蔡公秉公也  
意者閣下亦如蔡公之於和乎使復得一賢公鄉而亦  
如閣下之於和或得託流寓繫斷梗則拜德拜賜且  
終身矣非曰徒感知遇十六年也

### 與錢通叅書

日往恭蒙解忌磨異室而如見剥床未面而交同傾蓋此  
雖數十年之深知猶不可得之於此日之世情者也但君子  
施恩固不望報而窶人受德豈忘於心偶從朋友語言得  
閣下指東莞時一事便筆之於書誠可千古意者或藉文  
章稍報萬一手其事大畧唯知翻提督海案出澳戶死罪  
數百竊壯閣下以百里一吏敢抗連城大帥可謂法執三  
尺氣奪萬夫仁人之政自有仁者之勇者矣和生平拘  
於學古用不適時唯文章叙事稍有寸長凡遇幽隱叢

軼之事多喜書之積累成帙有史外一書竊以為史外  
即近於右史記事也後世史筆唯昌黎書張中丞柳州  
書段太尉相敵廬陵書王太師相師下此皆不可為臣  
僕矣又嘗謂漢以上之人物多以史筆生色漢以下之人  
物多以史筆失真譬丹青之拙反損類上之毫而工拙  
之間即嫫母毛嫱之判矣然則古今之人物亦有史筆  
遭逢之幸與不幸可嘆也哉竊不自揣欲書閣下東莞  
軼事豈作曲筆報德亦欲自附信史之例也乞將事實  
逐條開載以便採取倘有所未盡更從閣下面盡之譬

類上之毫非覲面何由知其微耶且叙事如寫生寫生  
在生動生動在遠近昔宋徽宗以踏花歸去馬蹄香之  
句試畫學唯一工不作一花但點染數蝶撲馬蹄遠近遂  
試神品

與某侍郎書

日往曾具一書與拙稿二冊以時在滄暑又值閣下清理堂務之初未遑揖容升階論文話舊故唯一造門下不作再三之瀆今則暑退秋清敢請一見可乎夫負重望之名公鄉在朝不過二三無所名稱之士在野不知凡幾此言士多雖百名公鄉猶不能盡見天下士也然百里而一士猶謂接踵而至千載而一賢猶謂比肩而立此又言士少雖百公鄉猶不能千載見一士也故公鄉之愛士而願見者以此士之願見一二名公鄉不願盡見百公鄉者亦以此

與孫通叅峩山先生書

昨有一書謝錢通叅聞其縣東莞時有一事可傳然未登  
記載徒傳口語不通一再世則不傳矣即登於紀載亦有傳不傳  
者此又在文章矣嗟乎古今之跡如花開水流何可勝數孰無一  
枝一葉之妍以爭芳於一時然今日之廢丘何有當日金谷一  
花一樹之跡可嘆也老先生倘見錢公為和遠其事實以文  
章興趣偶在一時通時則亦如花開水流去矣而老先生之  
為人則又喬松古木者也然喬松不盡老幹必有纖枝而纖  
枝者即軼事也亦欲採而書之

與儲庶常六雅論文章書

和客京師久知先生之學遂於經醇於文固矣及一再見之  
間更知不徒醇於文且粹其面虛其已此和之所以樂乎其文  
言之也故昨且近稿一冊請教以未面敢以書畧言之竊嘆京  
師凡百皆可與言唯貧不可與人言而文章更人所不言者然  
貧在當身唯貧見道奚言而文在身後唯文載道能無言乎  
居常不之益米則閉門收心唯唐赤子庶常過之則共天遊  
一室以此道共之不多有其人也嘗有詩曰一弦無宮商卑雌  
唯聲吞可嘆也已嗟乎京師士大夫貧者不能謀道富者道有所

謀仕進有其文章文章非所仕進使非不亟然於仕進而而  
忘其貧富者能不恥於貧賤之當身而徒求榮於身後之  
文章也哉又何云道也然和為學也晚唯通文理未貫理道故  
其為文不能載道然使能於事而有以見其道是亦載道也  
豈和能乎雖然載事亦未易言也溯乎文之始即結繩以  
紀事而始乎文之著即觀象以畫易故有聖人之觀則凡其  
著見者皆為象為易非其觀皆為事為跡故聖人筆其  
事於史為經非聖人為史書之載事也為史其載道也又  
為經而聖於史者為左傳賢於史者為史記下此為漢

書為五代史而五代史筆為下史記為上漢書昨所出  
拙稿其研記即所謂記事之文也而記也者即紀也即紀  
載也而記山水之始也者即禹貢也即經也而世之漫然而  
記者未有以深其經史之源稍於柳州之末流而一涉之又  
未沉浸其歲月是譬不能疏鑿山水之根欲放決其底滯  
之濁未博觀乎海嶽之大欲不局於培塿之小也能乎獨  
怪班固去馬遷未遠其改竄史記之義例以成西漢之  
一史當矣然亦有不當於義例之變則當如其書是  
不知其書才過馬遷則可變其書故唯聖變賢亡不可

變聖也是班固之贖於史也猶不知馬遷之聖於史下此  
之不肯於史者又何知哉且夫人之於詩書六藝也有所知有  
所不能知有能用有所不能用而和也為學既晚雖日事六  
經究不知六經之本唯於本而用其為文用書之靈也渾其  
跡用詩之風也諷咏其情用禮之典也文其實用春秋之嚴  
也予奪其辭用易之變化也錯綜參伍其叙事亦用其文  
如是而已矣然不能六經之道拙稿中二研記唯得研記  
雜乎傳之體變乎記之體此雖易所謂卦變也氣變也  
萬物雜揉也而終恐其文之未醇也

與徐編脩亮直書

日往手卷承大書八分卷而藏之四字又作小行書題贈  
和五古一首可謂波瀾之不盡而為溢美者矣大筆行書  
雖楷模義門先生而其自得之趣則有以游泳乎師法之  
外譬花木莫不有本雖本其花葉而自出扶疎本其顏色  
而各有濃淡此皆自得於造化者所謂造化無工大本無  
本大筆八分雖曰唐隸然秀健圓勁自有其骨非偽體  
漢隸雜出行草以生硬為骨者竊謂隸變楷匕變行  
草雖如春變夏匕變秋要之春不能越夏而變秋然則

隸書又豈可先有草哉嘗觀千歲之松必多推折而凋  
枯之中一枝之秀所謂脫落也古致也而夏商之器唐虞  
之文有此秦碑漢隸亦有此偽體漢隸無此唯鄭谷口  
真得漢隸之老有此又竊謂時來詩學無不杜無不學  
杜之老此其弊亦學漢隸等世豈有歲月之松即作  
龍鱗之古也哉老先生詩學則妙於不杜之拘亡自古  
人之落亡其贈和之句有曰虛舟任造化一往在烟霧何  
其得卷而藏之四字之神乎夫神似不必形肖也自得  
則不強求必得也所謂虛舟任造化也

與何北瞻先生書

春正多雨雪掃跡閉門頗有空山之趣因作思歸咏  
十二首并錄辛丑秋冬所作文章與詩成一小集山雞顧  
影自喜鳶鳳不作興嗟竊嘆和與世之踪跡既踈文  
章之知無幾然踪跡勤於世路則造詣不入精深賞識  
偏於國中則文章必非千古况國中豈皆特識賞音  
不遇雷同而已矣故和寧為孤音不求附和嘗讀易  
咸之卦而咸者感也和與老先生雖濶不相見寧不感  
而思乎朋友之思有二一曰親故一曰文章而文章更

繫人思以同時必有親故而特識或千古一人和於老  
先生幸同時而千古者也故不禁時思之外具鄭  
茶一小瓶以供飯後然野老趣味即目此為閩茶極品  
然觀之則無色而粗煮之則淡香而白亦唯天泉煮  
之而勿過熟則味鮮譬世故熟者則生趣無矣故和之  
文章彼爛熟八家之渣滓者則以為生澁不適口幸以此茶  
并和之文同味之不知果生澁否乎然和出拙稿請教非若  
名場求知以入世不啻身後而論定以身將隱也故思歸  
之詩有曰文章身欲隱鷗鷺影將消精潔將磨滅江花洗六朝

與陳編脩儀書

日昨聞江冠群舉人云光先生欲跋拙稿且欲辱臨敝廬  
論古話舊此皆真知實愛之意也君子之學不求人知者以  
不求知於非其人然其人其知豈易言哉故選七而慕踴而  
似於遯世而不求知也詩曰呦呦鹿鳴又曰鳥鳴嚶嚶皆友聲也人之  
情可知今又以近作晚園記郝少司空壽序二篇請教夫古文固難  
言至於壽序則更為末流之底極此以古文之源塞而時  
趨汙下之不已故不能濯垢以生新譬書腹脾土不健雖  
日寢食狂史反化神奇為臭腐矣可藥也哉前稿倘

題跋即領去今復以拙稿三冊請教乞加一字褒貶嗟  
乎文章身後事此以生前無其知者為言也譬言鳳  
和鳴於一時亦甚愈於單雌之叫夜也已

與陳侍讀儀書

春正閉門為故恪勤公作傳而一心千古如違斯世宜  
其老而窮也竊謂和雖多為人作傳而近於諛墓者不少  
唯此傳不愧直筆嘗恨有其筆而無其人以直之實枉吾筆  
今既不恨矣雖閉門自絕何樂也哉雖老去百年無幾何千古  
也哉唯先世六棺未葬吾憂著述一生無傳不樂也今恪勤公既  
不作無復以此痛和者猶幸有老先生真知和文章必以此為  
和痛之者和今年六十有七矣真日暮途遠者乎語曰趨名者於朝  
然和非名趨利者於市誰和文市意者唯揚州為市區當趨

於此以市吾文乎特苦市趨者必以勢而勢譬射故矢無致遠之勢致於弓則百步弓不能為矢之巧為於人則巧穿楊且夫錢刀之為物其勢也利而操其高買錢刀之柄者其勢也又力何如而能轉移其高買錢刀之柄也其力又重何如是在於機譬夫輦重者車也而行重者輪行重者輪也而輪轉者軸故微轉其軸則如轉圓石力挾其輶則如挾泰山今附上恪勤公傳請教此傳凡五易稿又譬矢鏃之金雖百鍊而不得一發之巧猶不如棘刺使有善射如甘蝇者遇之以之一發弓則獸伏鳥下矣

### 與子翹翰林書

大作時在案頭以日來評點周秦文手滑不禁亦評點數語於大作上不謂頗有似於莊列夢焦夢蝶之虛幻亦惟老先生之無夢而真見古人者不以和為說夢也拙稿評點過否葉書山時文亦望就筆點定以為後學楷模和粗得古文之學將欲付於此君以其心能實能虛也外附國策一本請和之心亦能虛者幸實出所見一評點和之評點豈敢謂實有古人竟自望塞其心而不虛乎不宣

### 與余副使白書

自老先生失意於當塗解任德州被勸淮上往乞詢  
南來消息多傳聞不真雖固知媒孽之無其實而  
直道之在人心可無憂而終不能不繫然於懷也昨  
於通叅孫公座詢及始知老先生事結來京師不  
覺加額而喜起且更喜賢者之蹉跌其名節益蹉  
蹉非若無其道而徒據要津者之一失勢即不振  
故和之來也不以弔而以賀

與余少京兆書

日昨接教之次蒙老先生慨然於和之老而胡不歸  
不知和即所謂如窮人之無所歸者乎雖曰是處青  
山可埋骨奈先世六棺之骨未埋何又不能不歸也  
竊嘆和以文章客京師將三十年獨一故陳長沙公  
念及和歸計後果為和作歸計不謂下世而不果  
今又獨有一老先生念及之意者或他日亦開府  
於長沙公淮揚之地和往有書與長沙公云譬舳  
艦東風發揚子而斷港枯槎未有不浮者又請

為老先生一頌之昨所干幕客事求相見崑山  
時一語及之夫拯溺之道不可望於人上雖心存  
匡濟者又安得人上相濟唯其獨而已矣抑拯溺  
者必濡其手非所當拯者必袖其手亦惟獨所當  
拯者而已矣特和之分位非處於獨而得獨極之此  
之謂不以衆人遇我

與余少京兆

與老先生別一年今聞以內擢于日昨來京師猶未  
一面即走人笑如請急可謂不情然人孰無情孰肯出  
不情而情譬如步安車則步舒徐債輪則駢駢竊欵士  
無恒產欲責其高節必充仲子之操然後可也亦唯獨  
仲子則可使無仲子之妻以澣纊又可乎哉

陳翰林儀云步喻波趣橫生國策之小品也

又

昨蒙往顧相見之間和謂老先生不似作監臨憲司來

京師者即可驗大行不加之學而老先生又謂和氣能  
充體不似貧至剝膚者亦可驗窮居不損之志日昨走  
謁不遇即修一函及至相見又不能面出此函叙寒溫  
已亦不能面陳一語恥其志也然亦惟請急於大行不  
加者之前乃可何則以大行且不加則必於窮居亦不  
損然則使非其人則又不若不失窮居之志矣

陳儀云此等直逼昌黎二十九日上宰相書

與陳長沙先生書

去歲作三君咏而三君者一為老公祖一為張匠門先  
生一為周寒溪先生以寒溪先生一咏誤用韵因循未  
改今始更作一韵謹陳函丈夫世俗投贈之什寧諛而  
喜無箴而怒寧璧而全不瑕而摘不知全璧世有幾而  
不欲人一瑕之也不知璧瑕猶我璧而不瑕非我璧也  
且不知世人雖諛我璧而玉人則笑我瑕也若長沙先  
生則誠楚產之璧矣然小人或摘其瑕君子多全其璧  
故和投贈之什有曰太行何嶮峨英雄非濶步雖然此

於正言之則傷其過及言之則亦有箴時來於匠門先生座每聞老公祖有所垂念於和竊嘆和以古學客長安泥於古而不變於時為時之所棄不謂老公祖始也未覩面即歛資以同和貧今也又於不相面之時而一再於匠門先生之面而垂其念夫知人於未面者心知也稱謂人於不在面者心面也且不德其人於面而背德之而其德所謂粹面蓋背者乎日往面老公祖於寒溪先生座以和時上迫於水火欲作書資送和携家襄陽依於程阜山明府而所以不能決計者以今之劉表

不能長有荊州而古之王粲且風雨登樓而泣况和才非王粲而程明府或不縣襄陽則又何依也哉且和性孤介文亦冷峭唯可桐枯不能蘿附故垂老如萍梗亦性命所稟也和之年五十有八矣既孤生復無子唯同堂有一弟亦老農而未娶故和妾於長安為居室者亦如老農後時而種不暇擇地之肥磽朝蓄而暮食之望歲如望日不然豈敢謂挾一破硯欲效下農夫食五口乎亦逞知其必歲飢而或一獲者幸也和十五六年前曾以韓宗伯慕廬先生存遊於江寧織造曹嘉軒先生

居一年甚樂石頭城風土城西埽踞闌亦幽谷而可稼  
者也多粟園竹園多隱君子居大抵園之百金者其花  
實樹藝以時可歲收什二之利且喜其非如阡陌秔稻  
歲歉在歲但町畦鑿井桔槔而灌溉之雨暘在人使能  
有此一園為舍弟娶一農家婦兄研耕弟灌園既有室  
而有土豈不毛而不嗣乎於是蜡臘有雞豚官私無逋  
賦為一太平不飢不寒之民咏歌豳風之詩鼓腹堯舜  
之世此雖卑亡自立殊勝依於崇高也和嘗覽史傳  
凡文成一家者必稍有成立或竟為溝中之斷亦付悠  
亡造化但先父母祖父母四棺皆未葬其誰付之和之年  
既五十有八矣去六十則二年六十之年亦為壽而和則  
猶不壽也去七十則十二年而七十何可卜也昔昌黎死  
年五十七柳州死年四十七大抵文人多不壽其用精  
多則氣耗而又居貧卜於水火客遊犯其霜露人之所  
本非松柏而戕伐者衆且其有不朽者存宜其身之多  
速朽哉今老公祖雖署官然天子特命也循是而再命  
而開府則和之灌園歸老其卜於此乎

與陳滄洲先生書

老公祖回都之次日即晨走謁門者云己上殿又於日  
昨偕吳秋水走謁後以軒蓋擁門乃憇坐於所僦留賓  
別寓與費勞諸詩人茶話因嘆老公祖不過一長安寓公  
乃復假寓以容客此即老杜廣廈千萬間之志也以日暮  
軒車不絕而歸而所以必申一見者欲謝老公祖觀察  
灞昌時所傳致周希老口語其語云老公祖云宋某雖  
在都然余屬耳甚近其行藏飢飽亦有所聞見者可  
謂不以踪跡疎密視和矣又云老友無多余為有心必

終有以處宋某又可謂屈其尊下其友訂千古矣和於  
秋冬之交衣食頗為粗足以福建學院李公潤筆留別  
餽銀三十兩此希世石田之逢年者也然使翰林不學  
院則仕宦且不逢年矣何望而我石田哉推此而老公  
祖一日開府則又和買山之逢年矣然希老所傳教更  
有一二語似以老公祖在灞昌時和即望作買山計者  
此則有未察夫老公祖在灞昌茹蔬飯糗雖賓從且  
不饜使和於此而有所請是以三年之渴求汲於涸  
井南轅之客謀歸於北轍然井固有汲之義而涸則不  
汲轍雖歸之途而北轍豈我歸也哉意者唯於此歲暮  
塗窮之日流寓有家之客實有北門之嘆而老公祖負  
重望為長安寓公臺必有餽而庖廩之餘亦足以饜  
下士飽糟糠不勝懸釜待爨之至

又

恭謁老公祖之日即謁王太僕未聞命也十三日正踏水  
火敵友麟洲携到老公祖所聯五分遂脫然於貧病寒  
熱之中神思稍清健因擬一書上王太僕雖曰太驟實  
以燕雀巢傾不能反顧也天下事雖生於情亦迫於勢

固知制清以剛御勢以柔然柔之變則為忍而和雖忍  
貧亡不恐和譬椽崩棟折而棟寧恐人不折不覆壓  
乎實若屋主逐客勒限十日故懷刺抱牘望門投止  
然以尺一之牘望假數椽之屋而又素未遊其門下  
此亦從輞川圖工覓居也但矢雖無力及遠而弦控則  
送乎清風至其能中與否更在大匠端審發機之巧

### 與滄洲先生書

十二日始知老先生壽甚苦乎筆遲鈍不能即賦一  
章為壽雖然壽常人異壽大君子難譬秦岱之無  
極非崑崙所能高之也時來揚州有張貢士元貞者  
家貧而學富好古而尚友遊乎名山以求文章因請  
和為父立傳其父循吏也近與之友信乎天下之士不  
愧循吏之子也竊嘆史官無世守而一代之史不遇鈔  
撮除目以成書雖有荒遠之吏若穴之竒不彰之善  
至隱之惡誰得見聞而記載之即有好事著述之

家來取入傳又不過等於裨官小說之流使非操大  
公之賞罰具無位之史才安能褒貶人之善惡而以信今  
傳後也哉此張貞生所以有書後之請於先生也昔者  
昌黎書張睢陽柳州書段太尉宋庠脩唐書皆采取入  
傳以傳信而滄洲先生書張循吏後世采取傳信又何如乎  
和既與其子元貞友其為人雖至孝亦可信其不阿父之善  
先生試見之即信其阿與否也然則和信其子先生信和言  
千古信先生之書後

### 與滄洲公祖書

函月不得見老公祖顏色而所以不得見者以曳裙於門  
墻者踵相接其勢不得盡見故閤人以例辭之然閤人豈能辨  
和為非例者哉今於寒溪先生死更亟亡思一見哭寒溪先生  
之明日視含殮見而喪傳單則首書老公祖又於此見老公祖  
之大義往亡先天下寒溪先生去夏曾自五年譜屬和較定  
昨於其葉令婿處領到思欲為之立傳竊嘆和於寒溪先  
生分誼豈一哭一奠能盡之哉雖欲為之立傳然世俗未必  
以和之文為輕重亦唯交不愧於生前文則付於身後而已矣

近謄己亥拙稿一冊請教幸示一字褒貶然以此道與  
他公卿言之則視為覆瓿故紙真自娛之技也以公卿有  
所娛也又不售之技也以公卿非所售也和近集一聯曰欲  
共幽人洗筆硯獨覺志士甘渙樵又集一聯曰鄉自行  
鄉事吾亦愛吾廬求老公祖書之以見志

與陳長沙大公祖書

自大公祖受命出視河和如孤舟泊長安人海蕩然  
無所依止實以拯濟士流者世少其人不然和於文字  
之伍固不成大家亦可譬杯舟能載一芥而浮者豈  
真覆落也哉近又聞大公祖受署總河之命和之心  
又如在人海不茫也矣何也見有一作舟楫者出而  
砥中流身雖不時濟而心則有所注矣和之年六十  
有二晚景頽影孑然而悲既而自解曰身後雖無繼  
身後有文章奚悲又自念曰文章千秋有俎豆祖父

身後誰蒸嘗奚不悲且更自念曰兩世六棺之骨尚  
累七孤孫遠客六十二而老甚可慟也和屈指古今  
文章之士大之可顯身小之可容身未有如和一身  
之醜醜而徒託於悠乚之身後者也夫被錦繡而遊  
者雅會必不目之為韋布懷珠玉而貸者市肆豈  
視之為泥沙意者或和之文醜如媠母而自美毛媠  
陋如兔園而謬文藝苑者乎然妍媸不自鏡賞識少  
至精亦付之身後論定可也獨祖父累乚之骨不能  
待葬於身後和於文章之知豈無一二亦曰知之而已  
知之而不愛又孰賴有其知哉而真知而愛味在上位  
唯大公祖在新知惟程且碩皆有以行其知之實也夏  
間有一同曾祖弟至揚州不謂且碩竟出二百五十金  
使年其利以助和不給然今之世千言不如百錢六經  
不如萬貫以百錢可市而千言不可市也故萬貫可重  
而六經可輕也而且碩可謂及其所重矣不謂和弟不  
善逐什一之利輦貨來京本且虧耗和因轉貸與沈麟  
洲為之官之費而倍出之以全其本以歸且碩雖曰歸  
之不啻有之有其義也麟洲又為和雅尚不朽之志盡

將和副稿囊之海南謀與其同官盧申甫共付剞劂而申甫者則亦味真知文字之好也在京日曾錄拙稿十之七然則和之悠悠身後可以託之二人而無憾矣至於和之歸計則在大公祖德河即真之日譬舳舻東風發揚子而斷港枯槎未有不浮者又譬鳳立朝陽而藩籬斥鷃未有不輝映其羽儀者

與湖北王糧道承烈先生謝餽書

五月二十一日有湘潭故恪勤公長君來京師未面遣人出所餽云為王道臺餽者然有餽無書思之實不知為誰餽是日也朝饔不飽且不繼夕殮磨失哺之兒不遑問其飢又安知孰為慈母也哉更譬夕入枯魚之肆者忽濟西江之水其洋洋之喜也何如哉既而深思之薄今之俗厚古之道者其惟老先生乎竊思和於老先生雖有文章之知然往返不遇二面即老先生以編脩轉臺中轉糧道出國門和亦不知也然頗多有握手相

送國門者竟絕音問若不相知然則和為群之所棄而棄於其群者必群為庸衆而獨為君子也群取其群獨取其獨者如薰之與蕕不相為取也且夫世俗之所取與必有所以取與者無以雖一毫不與也而無以者無以利也然則孰以義哉亦唯老先生義之盡者為能行其義於和之無所利者竊嘆和之學古今年六十有七矣去身後之無幾在當身而何歸自愚身後之文章大謬當身之生計以所取既不在當身而所與又誰逆施身後於此而猶望有所與焉是徒手適市而望人之貨

取我也人取也乎哉負枯槁之材望人作樹人之計人樹也乎哉言不盡意畧具拙稿為一小集請教此皆謬託於身後以見意者也凡文成一家者雖數十萬言而其旨則一一者意也無此意亦無以行其言也如易之乾元故無元則無復夫子之一貫故無一貫則無並行而不悖推而至於言未準乎經理未極乎至史之褒貶未得乎春秋唯馬遷之史雖不得左氏之言亦有得其言外之意若班固則止其言而已矣意無得也或曰和之文雜於周秦左國而不得其醇猶取諸子而不得名

一子此雖疵焉和之文也要亦不掩其疵以見意  
後與陳大世兄相見云王公出所餽二函曰一餽君  
贐一餽宋某貧然餽宋倍君餽勿怪也以宋君倍貧  
於君故餽亦倍之此雖稱平物施也使非重道而輕  
勢者則必及其所重

此書結數語雖託或者之言自貶實謬自褒也有珥  
最知文者則且謂余實貶同時之知尚如此後世之  
知何如耶

荅馮蘓松糧道樹臣書

四月七日接到手書及厚餽謹對使拜嘉時來正當苦  
夏苦熱其貧病與無褐畏寒不能出門戶等使非餽至  
安得脫冬入夏頓覺四體輕快世界清涼乎竊嘆和客  
京師久與外任士大夫相知者亦不少然一出國門而  
如不相知者亦不少就中唯於丙午夏有一湖北糧道  
王承烈先生以餽存問甚感其在京不甚相知外轉而  
如相知之甚此之謂古人之相知嗟乎長安人海也人  
固有變化於其中者有汨沒者若和則汨沒而不化者

雖然和亦有不能化者以人之化在外和之不能化在  
內即所謂有不能磨滅之者也然既磨滅於世而世莫  
不以為竟磨滅之矣孰知其中有不磨滅者哉使非二  
公亦其中有不磨滅者又安能不磨滅和哉承來書以  
餽存問無以將意報答聊以瀚海石硯山二枚致敬并  
附此研山小記三首請教然此記也豈徒於一水一石  
中立論也哉要知造化之大即於萬物之小中見之今  
雖拳石之小亦有推心入古人懷抱之大故能推此意  
即鴻毛可致敬泰山不能推雖多儀亦不享時來固貧

乏猶以作五硯銘之筆資數金易得元人馬琬山水畫  
一幅唐人韓滉醉鄉圖一幅然以貧乏之惡而易此不  
惡其貧固以此特以和即苦心文章者實不忍古人心  
血之至寶丹青視為塗鴉之技而磨滅於不賞識之人  
也元畫用筆簡淡法王右丞蓮肋皴頗高出倪迂一格  
以倪有跡可摹而此無行地不可摹耳唐畫既無款所  
以辨為唐者辨於唐六如題此畫詩有晉公唐名臣圖  
畫亦精詳之句考唐封晉公者有三人曰斐度曰王鐸  
曰韓滉而史唯稱晉公韓滉其畫與宋人幹琦然以小

技自悔故知此畫為澆筆也其人物一一醉翁朱衣而  
白髯作頽然背倚一綠衣而髯者出兩手掖之畫史稱  
衛協有醉客圖而此畫豈亦有所本耶傍作嵌空一石  
其中之稍旁作一鳳尾蕉其枝葉若孔雀張屏者竟寫  
滿幅十之六然在拙筆必位置失次矣而高手偏於侵  
讓中見其章法之奇畫譜稱唐絹素粗厚此近之其邊  
幅脫落其蕉葉蠹蝕多孔唯人物鬚眉無點缺雖人損  
之亦天全之此即所謂有不可磨滅者以老先生精於  
畫學故感慨及之

與襄陽令程錫予書

張展也來京道及拳七於和之意然豈不欲棄長安塵  
土著青鞋布襪作鹿門峴山之遊乎良以家園喪敗墳  
土未營故且混跡馬首賣文燕市而妄慕古人一字一  
嫌之酬以卜先世六棺之地然後從遊襄漢紬繹縹緲  
灑心五作丹青懸日月為觀火開陳同甫萬古之心胸  
迴韓退之六朝之衰弱開創成一家之言門戶立八家  
之外近有吾友胡文儀者雖賈人然貌粗而心細氣剛  
而識沉因知儒林之外更有奇才殘編之中實多腐爛

也今來漢上謀維貨殖但囊無資斧徒手因人然世無  
陽翟大賈孰知其為奇貨可居也哉

與盧仲山明府書

昔坡翁嘆云謫居海上不聞中州消息如處井底若以  
此日之長安人海和之末路漂泊五年不得明府海南  
一音反有坡翁之嘆矣別來一附書沈明府一附書周  
希逸皆求明府為和成文章身後之計不啻果為成之  
否乎且夫萬物之所以生必有所以成山嶽天生天成  
江河天生人成禹平水土是也草木天生天成五穀天  
生人成后稷樹藝五穀是也上聖天生天成中材天生  
人成孔子之成七十子是也我生孤生無成文章孰成

天成然當身文章天成而身後文章非明府又孰成之也哉憶自壬辰以文章與明府邂逅自是有所著即手錄去此猶明府進士時也後出宰定陶四年卓異來京師則僦居僧寺一小樓猶若進士時者終日獨坐又手錄和之四年所著而去夫文章一入仕宦寒儉一染富貴多有交情變而學殖荒者然非所論於君子譬蘭蕙雖移植於園亭而不改其幽何變嘉穀雖生斷隴而自有其瑞何荒此即君子不淫不屈之學也於此見明府之學近又見寶應吳明府之學吳隴西人名之珽所著有蠹書有和序而所以知其能不變者以和去春渡淮謁陳長沙河臺謀歸老往來主於其署中署有小亭上有小山簿書輟而文章不異明府之僧寺小樓也夫君予之情必有所託昔者子雲之亭託以草玄諸葛之廬託於亂世王粲之樓託於風雨杜甫之浣花草堂則獨託於嚴武而和則宇宙空亭身外何託而漫欲以身後之文章託於明府然身後之悠々何如當身之歷々身後孰見其傳何如當身之親見其傳今不審明府果為和傳與否亦且漫記此書之空言以傳身後然皆所謂

身後悠亡之談者也何益於當身也哉幸丑冬沈明府  
元滄出宰文昌喜與明府同為瓊之屬邑索和副稿欲  
與明府商共梓至今未聞命想雖欲付梓而一時無其  
力歎如以力言人孰無力唯無其餘耳譬鳥獲則力千鈞  
者也然使鳥獲負千鈞則不能餘一鈞之力負七百鈞  
則力有三百鈞之餘然孰能有力鳥獲者不自餘其力  
而餘人之力唯道任斯文之重者力餘人近有和友程  
鳴字松門者為刻己亥庚子稿於揚州然嘗有言曰我  
則力無餘者也然歲有月之餘月有日之餘則為君且  
餘且刻書今果刻今新任崖州程使君括即鳴之同產  
兄又即當年之為阮亭先生刻漢洋全集者也今即與  
二明府同寅又和之同鄉同好故附書陳情嗟乎和之  
年六十有四矣奚必一息不續為身後與明府隔絕萬  
里矣奚必異世成古今亡以一書馳萬里奚啻上論千  
載之上

與盧仲山督捕書

日往遣人致醫不審有効否所陳將息之說不審曾一  
息之否然而醫以藥其病之根又不若息以培其天之  
根也語曰至誠無息而無息者即所以息之也一不誠  
則息矣而至誠者即天根也故曰其為物不貳也然世  
孰有息亡至天根者哉即日月至焉者亦絕少也和自  
去春隨時作息至今無一日之病故雖時亡有貧病而  
氣體若不貧者亦若有富以潤之焉使更無水火以病  
我則亦樂壽而仙矣且夫君子之道固當貧然則諱言

貧者耻也貧不可耻也言貧者乞也貧不可乞也故當  
言貧而不言為諱然君子之交不諱不當言貧而言為  
乞然君子之貧不乞一出於誠和請貧近者困於房租  
壓重八月今當遇節危如棟折不謂凡所請懇請助及  
至今日皆成烏有故亦不能避忌月朔突如而請孰不  
知督捕雖縣海外為廉吏也哉亦唯廉於己者不忍薄  
於人而深嗜欲者必交情況也

與程錫予明府書

遠承明問餽我兼金適當貧病更為裨益竊嘆往雖客  
貧而身健猶可追蹤古人今則心手弱矣而兼金之餽  
力也何如復喜胡樞粟行人又餽之以參價雖病之餘  
頓覺志氣沉静臨文不浮此又以病斂其心力所謂晚  
節漸於詩律細者也繩老令兄來京言先生欲將拙稿  
携之襄署授梓誠為盛舉然和生平唯一心古人萬事  
廢棄雖有篇什亦多散佚屢欲彙訂年復一年而生前  
如是身後何如哉僕彙訂成帙即當郵寄又聞畫史姚

石邨以生平所得意之筆拜贈先生嗚呼石邨老矣此  
即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者乎

再與吳赤谷明府書

前具書併蠹書序寄揚州命舍甥方軼先送貴署書發  
後見書稿有一二議論不可廢因增損刪潤編入集中  
譬山鷄顧影自喜又譬羽族之微欲藉鳳彩而章然則  
欲與先生相輝相映於千古之意為何如耶前書意有  
所未盡又發之於王慧音書中然總一與長沙公書之  
意而兩發之也此即經注於傳七源於經此沒彼流六  
經互發唯左氏序二百四十年之時事勢如黃河萬里  
而出沒見之然和之論文亦唯能與先生則源七本七

井匕涸匕而他人如砥如璠江南山居多以竹筧引其  
泉源又以竹筒穴地而送工泉源然其竅有一葉一泥  
沙則塞而水無不流人各有塞自先生出宰後吾道塞  
矣唯唐赤子庶常議論猶不絕古人波瀾近得一士年  
不出三十雖如春枝之茂而於學有根柢和為先生作  
蠹書序人多讀之聲如哽心如盲者豈非朱弦三嘆而  
耳叶秦箏則鳴匕塞其聰寒香一枝而徑熟桃蹊則艷  
匕搖其目可嘆也乎唯此君則可謂響答如谷應目徹  
如晶明者凡學固知先於行才後於識然孰不行或行  
而有牾則躓孰不知或知而有蔽則不明而古學之不  
知與不行以有特文之蔽之牾之躓也獨此君雖亦時  
文之學而能不蔽不牾不躓譬驥足與駑馬雖同行而  
能厯塊而不同塵此君則為貴治之諸生劉師翔也云  
曾一親炙先生而未得蠹書卒業和客京師二十五年  
真知古文之學年齒相上下和者則先生與江寧胡叔  
理年齒半和者則吳門王慧音與貴治劉師翔所謂千  
里而一士則如接踵而至何古今寥匕之稀耶而能於  
寥匕而求其知譬孤鴻雖冥匕而雲中有同聲則未有

不相知者有相知則未有不求其同類而相和鳴者師  
翔更有兄師翱敢望羽儀而稍翼之

與沈麟洲明府書

自出副稿付明府出國門覺此心亦隨之飛越海嶠何  
則譬形不與影逐而自相隨也竊思為朋友往來之形  
骸不百年唯此文章之心可千古况萬里分首一轉眼  
何殊一羽之跡消太虛乎別來於壬寅三月至淮上謁  
陳長沙公謀歸老也甚德其處已也至清而處和也至  
厚故君子有人情之私而為仁之至公者小人情之至  
公而為心之至私者故聖人七情之至人情即天理之  
至不謂長沙公不作在公則完名全節非昊天不弔獨

野老無歸真我生不弔矣慟哉然達者有云青山是處  
可埋骨奚必歸而禮又重於祭掃罪莫大於先世不葬  
又奚可不歸故中心無所據斯世何茫茫真窮人無所  
歸矣夫文章公器也公器不當私假於付梓此宜付天  
下後世之公葬親人子之事也分所當為而何可假此  
宜竭於人子當身之力然則葬親當身之事也在所先  
文章身後之事也在所後而反先其所後以文章付梓  
為明府與盧明府請者何哉竊以和學古雖未大獲入  
世全無寸長衣食在於文章飢寒亦在文章入世在於  
文章遁世亦在文章然舍文章又無以入世矣所以欲  
反用身後之文章以卜先世之坟墓夫商賈不陳貨於  
幽隱市之也貴遊不反被其錦繡炫之也而以君子之文  
章求市且炫雖曰市其文章以卜先世之坟墓而人子之  
情亦可哀矣君子之文章亦不重矣但付梓一事重在  
較讐以古文有字法所謂字中句也訛一字則不句抑  
古文有句法所謂章以句成也衍一句則不章而不章  
則不可謂文章矣近有和友程松門刻己亥庚子稿於  
揚州亦不能無訛無衍豈不屬人較讐耶以古文字法

句法少人知故較難言必自出和手眼庶垂諸身後而面目有以全其真因嘆從來著述之士凡文章滿志者必身後缺陷有遺恨如馬遷之以李陵而下蚕室班固之以竇憲而受誅楊雄之莽大夫蔡邕之董卓柳子厚之王叔明和固未仕於當身未名於宇宙未遭於世之戮辱然親喪未葬孤生無嗣罪重不孝則當身之缺陷身後之遺恨也何如乎意者使和書刻成流布天下或有讀者以是而哀之所謂歆及用身後之文章以下先世之坟墓者此也

與胡樞巢行人論壽文書

壽文無他長唯盡其頌禱之辭以滿作者之意不存作者之心文成即削其稿而已矣然客貧而不賣文誰遇我而問其身價即此以推世道而凡變雅從俗琢雕亡樸而語不由衷筆不法古如壽文之類以求容悅於世者殊可愧哉今送上某下壽文一篇復增頌禱三百字不審能滿壽者之意否偶讀和評點韓文如殿中少監馬君墓誌一篇文止三百餘字而少監者北平王馬燧之孫也其家世勲伐為何如乃以三百字盡之乎若今日則非千言累牘

亦不能滿其意也此篇有一二評論皆譏及於近日之  
壽文並送工試讀之亦足以發一笑而更有以見文章  
之體甚嚴而匠心有甚苦非可妄為增改以博人容悅  
之物也

與程松門書

晚園記於春正脫稿頗有得於松門書畫之意非若好  
事家之選勝徒成曠宅虛居身心究無着處者也唯讀  
書而有得於身心者雖逆旅而安居塵寰而清絕草木  
而生趣萬物而觀化向云園記欲和手書鏤一橫碑砌  
於園牆今不即書者一則恐記中園亭向背有悞一則  
終以拙書不堪碑書且近有一書絹箋事猶手顫面汗  
心忪怩也今春正月人日為王太倉中堂八十壽中堂  
既致政不欲顯者之文以壽湏布衣之文壽之又曰不

欲其文製錦於一時要使其文可傳於後世不獲辭遂  
序之一日竟致絹箋來和欲手書因大笑曰凍蠅能龍  
跳天門乎又不獲遂書之然以拙筆行絹素更羞澁又  
落二字且行款疎密無章法雖猥蒙以皆古法帖所有  
為解不知古法帖不以為病者譬商周之器有其渾化  
之渾則不傷其剝落之小若贗鼎則傷之矣愚意榜山  
書法妙一時竟署曰某人書某人記則各出其所長而  
藏其所短此記妙在結處自凡摹物莫善於畫一大段  
下作三小段如懸流百丈三疊而止自有放手萬壑之

勢因嘆涉世則不能如用筆而如舟膠如瀨淺又孰我  
而中流借一壺哉不謂去冬今且碩來京二日即稅駕  
歸其屬楊子蘭所教我口語猶有意乎和之歸其語云  
歸須幾何金治行未歸每歲須幾何金旅食此令音也  
如里巷評語中而忽聞同氣之墳荒可以風末俗竊嘆  
和於斯世如五石之瓠雖大而不能舟不曲之鈎雖鉤  
而不能釣一琴之琴不成曲一隅之守失大方故據五  
都之市者不顧陋巷奏四縣之樂者不和孤音渙王籟  
者不網鯢鮪獵熊羆者不置雉兔而孰器其物之不全

取其世之所棄也哉小集既蒙授梓更望刷印數十冊  
寄我夫文章雖曰身後事以生不及其傳而言也此集  
雖雕板而未一見譬產子於家已成人而父遠客使得  
萬里來一見之而親見之喜何如耶即所謂生見其文  
章之傳也

與王慧音書

別來問訊知兄在中州蔣學臺幕近會慈田世兄因知  
以太母之喪歸吳下今復在貴老師長沙公幕竊嘆兄  
不能終喪出遊與和老而不能歸且有先世之喪不能  
葬皆以貧同一慟也此事具在與長沙公書中不妨取  
觀之今更附近稿一冊中有與寶應吳明府一書其論  
文一段和之能名身後固在此不稱於時亦在此以文  
境有獨造而世路不同趨也則僻同趨日趨其同而獨  
造日造其獨也則孤故同趨有同聲名一時獨造成絕

響名身後其論三十六峯著述一段此即所謂獨造之  
深者然得此甚難恐造物吝之意欲於三十六峯卜一  
峯作屋兩三間於三十六峯下買田十數畝僮僕佃畊  
妻執爨余著書此亦天民之極樂也而造化豈輕與我  
哉至於身後之計而三十六峯雖無土可墳則闢一石  
室藏先世六棺為昭更闢一石室居我身後為穆以石  
門闕之題曰宋和幽室此則又謂此生無後計恐先世  
無祭掃暴露而石室扁固無牛羊牧黃山多遊踪或遇  
余石室掃莓苔酌山泉而酌之以文章身後之俎豆使

千載不絕於宗祖亦無位之至榮也此意貯方寸久未  
嘗與一人言之非兄之胸具千古者何可與人言身後  
耶兄書法最古他日請磨崖題宋和幽室



